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四

○漢順冲質桓靈辨全

○孝順皇帝 諱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而崩。壽三十三。葬順陵。

天下想其風采

按謚法慈和徧服曰順。○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盛焉。然闡臣弄權。梁氏用事。

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

虞詡上書自訟

丙寅。永建元年。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皇太后閻氏崩于離宮。○司隸

隄防街轡

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街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公恐為臣所奏。遂加誣陷。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

從史魚以尸諫

魚將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又按中常

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帝赦出之。數日遷僕射。詡上疏

白璧不可為

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

世史類編卷之十四

容多後福
左雄有塞
之節

為容容多後福壁王之性善惡不相掩聘義篇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兩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
是拜雄尚書

丁卯二年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帝母李氏葬城北帝初不知至

所更以禮殯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

著海內隱於壺山在南陽府魯陽縣其山員如大壺形故名之陽前後禮請徵召皆不赴是歲

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傅之禮帝設壇賜几杖延問得失英初被詔命衆

皆以為必不降志王逸素與英善引古譬喻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

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

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訾言與皆通不訾言無訾量

可以比之貴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

矣

待樊英以師傅之禮
應對無奇
策談者以為失望
樊英進退無所據

隱非君子
所欲
被褐懷王

温公曰

古之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是故

王者務實
不務名

清修之吉

上

丁南湖曰

順帝徵賢而始於樊英其猶燕昭致賢而始於郭隗乎故范

史論曰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

黃瓊之政事貞固桓馬楊厚以儒學進崔瓊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蘓章

種暲桑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虚心以推士

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此諸賢皆徵英

之所致惜帝之不能盡也

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時又徵廣漢今四川楊厚江夏今湖廣黃瓊厚

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

李固遺書
黃瓊

聖賢居身

所珍

盛名其實

難副

先生弘此

遠謨

初至一雪

此言

設壇席猶

待神明

負笈從師

李固為世

大儒

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嶢堅硬也皦明白也嶢嶢太堅易為玷缺皦皦太白易為穢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

所守亦無所缺然毀謗布流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爾瓊至拜議

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按梁冀之威權奉朝震懼矣而楊厚固辭其贈遺黃瓊力沮其封爵即此德行誠為不負所奉也○李固字子堅邵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

驢負笈從師謂負書箱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大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邵子也

丁南湖曰更謂李固究覽墳籍為世大儒然則固之為儒也止於究覽而已乎夫所謂大儒者莫大於孔子孔子危行言孫以處亂世微服過宋以避惡人惜乎固未之知也自初舉災異一策以至議立

清河王疏前後書數萬言危烈而處亂之道失矣梁冀弑君諸惡滔天固既不能引退又故犯其毒而避惡之道失矣此豈知孔子之所謂儒哉雖然固以忠節扶漢斃而後已則猶能力行孔氏殺身成仁之訓者也

辛未六年二月以沈景為河間相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疆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

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也王豈謂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

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按其罪出寬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九月起太學初安帝薄

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鞫為園蔬或牧兒莨豎

新刈其下將作大匠掌脩作宗廟宮室翟輔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

從之

以沈景為河間相

沈景在河間王

沈景在河間王

學舍鞫為園蔬

探筭定后

陽以博施為德

寧民之道在用賢

漢世良吏於茲為盛

王申陽嘉元年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採筭以定僕射

胡廣等諫曰特神任筭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帝從之恭懷皇后弟于梁氏侯商之女選為貴人常持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為后 ○四月以梁商為執金

吾○立孝廉限年課試法書法。議也其識何與庶卒孝而限之尚書令左

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

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苟且也猶莫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

更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王荆公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徂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綠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

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固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

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疆仕四十疆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牋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

奇子奇齊人年登十八齊君後主東阿阿縣大化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久之廣陵所舉

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克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

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

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末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袁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胡致堂曰雄憲憲有王臣之節衰世名卿也所論守相長吏久留及親

孝廉限年察本

問左雄限年之法何如

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

孝廉聞一知幾

察選多得其人

曠代一有

左雄衰世名卿

胡致堂曰

徐淑以顏子自力

顏氏孝首見尾

三公上應台階

即顓修使宜七事問即顓條陳災異使宜七事向

民官辟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求士之制貴得實才固亦善也獨於聖賢之語有未喻耳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疆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為準也徐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亦失其義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氏明睿舉首見尾而以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舉者曾是以為可乎

癸酉二年正月徵郎顓以為郎中不就上召郎顓問以災異顓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即泰階也凡六十六符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眚與致升平其可得乎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脩之役二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宜務節約四宜簡出宮女五羗寇宜為備禦六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朝廷因水旱勞心廣為禱祈臣聞

如王者之法

猶江河皇天感物不為偽動

李固對策

尚書猶比

尚書出納

表曲影邪

源清流潔

樹木百枝皆動

政猶水有隄防心腹四支憂在心腹之疾

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左雄諫不聽○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使之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若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足失指也耶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為憂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

以李固為第一

龐參忠直

大林至誠

張衡作渾天儀

張衡著靈憲

貪佞者為誰

威分民擾

之災天下固可憂矣帝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

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七月太尉龐

參免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乘風循言案之

賢治君以忠安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使視疾致羊酒後竟以災

異免○太史令張衡通貫六藝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作渾天儀著靈

憲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渾渾渾然也渾天儀即曆幾王衡之遺法按張衡

靈憲序曰昔有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為渾躰是為正歲故靈憲作典

甲戌三年五月旱上問消變之術周舉對曰陰陽閉隔則水旱成災宜推

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

曰貪佞者為誰對曰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所以稽

張衡請禁圖讖

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

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上言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

資其欺罔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風角候四方

偶之風以占吉凶數有徵效世昔不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讖書也譬猶畫工惡圖犬

馬而好作鬼魅韓子曰文口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誠以

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

瑕玷矣

乙亥四年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德其立已故榮寵之○四月以

梁商皇后為大將軍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

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知者見變思形愚者觀

知者見變

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

明公踵伯成之高

按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躑榮

成之高

堯授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朱紫無所眩

漢作寢微實始于此

李固奏記

梁商

從事中郎

固

伯成

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聖王不臣異俗

丙子永和元年冬武陵蠻反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虜謂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郭正稱法

丁丑二年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不至扶風法真傳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隨法真可謂百世之師

法真可謂百世之師

進君適所

戊寅三年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趙宣子即趙盾為晉正卿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

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

可賀我

不寤君之意與宣子

殊大長秋良賀賢哉

所薦良賀獨無

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秦孝公時宦者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辛巳六年八月大將軍梁商卒書卒歸商賢也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冀之為河

南尹

後漢書曰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商田協天之勢屬雕弱之期而匡朝郵患未聞上述

憔悴之音

載誣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危求言終制遺命未解尸官猶尸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商遣冀不疑與傳寵凶嗣冀以至破家

傷國而豈徒然哉

周舉清高忠正

以周舉為諫議大夫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荆川盜起以李固為刺史固到赦

周舉清高忠正

李固招拜
逆盜

寇盜前蒙與之更始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後為梁冀所憾徙固為泰山太守固亦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拜散。

遣八使分行州郡

張綱埋輪

壬午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千石六百石墨綬三百以下便輒取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

阿衡伊尹號也謂得其國如何平其國如衡而專肆貪叨叨與饗同貪財曰饗縱恣無極仇害忠良謹條

李固政為天下第一

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今省入新泰縣屬山東濟南府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

張綱以為廣陵太守

單車詣壘

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軍壁之門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為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

張綱以恩信降賊

不願以刑罰相加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問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

魚遊釜中

問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

問虞詡守朝歌張綱守廣陵得失何如

丁南湖曰鄧騭惡虞詡而害以朝歌之盜梁冀惡張綱而害以廣陵之家門不增一口綱也徑詣賊壘慰勞數語不殺一人而萬賊俱降及綱死賊乃為之服喪或問二人得失如何予曰詡以偽綱以德偽則勞以拙故多殺而有冤德則逸以休故不殺而自定

韋章不私故人

是時二千石長更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薊州刺史韋章膠東相吳祐

二天

私恩公法

故舊之恩恐不如此

聖人無意

君子無作備

祿以親故受汗穢之名

章為鄗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巡按郡邑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蘓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鄗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唐仲友曰

公義私恩固當並行不相悖然章意蓋欲借以警衆故舊之恩恐不如此又曰故人可喻使之改行可也不可喻勿與飲

鄒九峰曰

人臣任君之職義重執法蘓章刺史一州當以執法為義何使故人或有小過未形良宜規諭今則姦賊昭聞已犯于法矣可以釋之而使改乎然其情有故誤故從容于一飲之間庶幾得其誑誤或可開釋夫何二天一言真情已畢露矣可以中止乎哉守法奉公而曲盡友誼章得之矣唐仲友譏其有意不已過乎

吳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晉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椽以親故

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

增孝廉為四科

率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訟者息吏民不欺
癸未二年增孝廉為四科前有試家法課箋奏二科矣今復增孝悌從政為四科一則孝廉皆虛名也書甚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

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甲申建康元年立皇子炳為太子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種暹監其

家監護太子之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

未決暹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

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

退而歎息愧暹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八月帝崩太子

炳即皇帝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九月地震

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以梁冀并不疑專政諷其增修謙節

種暹臨事不惑

手劍當車

君舟民水
兄弟採楓
鑿塘址以
益其高

對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其平志
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
鑿塘之址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
歸

賀善替白

順帝之篇首書改葬楊震繼書朝太后又書赦虞詡左雄書
卻貢珠書起太學書誅張達常書擢周舉皆可紀者帝亦

後來之賢主歟

○孝冲皇帝 諱炳字曰明順帝太子也在位一年而崩壽二歲葬懷

陵按謚法幼小在位曰冲○梁太后臨朝委任李固梁冀雖忌

尚未害也

乙酉永嘉元年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續至京師

蒜續皆章帝曾孫

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續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

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周勃之立文

宣戒鄧閻

鄧騭立北鄉侯

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策禁中迎續入南宮

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冀貪立幼種違衆獨行其狠悞自用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

○太后委政宰

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

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

言固離間近戚自陰友黨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 諱纘章帝玄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無嗣梁太后立之

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弑壽九歲葬靜陵按謚法忠正無邪曰質

○年少而識梁冀之跋扈可謂有昭帝之風卒死冀賊之手策

免李固漢祚危矣

丙戌本初元年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試拜官有差自

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

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跋扈猶言疆梁扈竹籬也水米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猶留大者跳跋離扈而出故言跋

天下咸望
治平
此等遂作
飛章

跋扈將軍

國之興衰
一舉

李杜忠有
餘而識不
足
李杜不明
春秋之義

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羹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門。帝曰：「食者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推窮詰也侍醫議之。嗣因與胡廣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生。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等及杜喬皆欲立清河王蒜。冀白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聽政。發明春秋之法若弑而賊不明知其君中毒而崩乃不能考核致疾之由必期得罪人而後已方且聯書示戒聽命於賊而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大將軍朱穆穆為梁所薦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暠。巴等。冀不能用。」

胡致堂曰

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

李固計不出此

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因而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躬為大逆。名在弑君。出一紙詔書。論以逆順。衆不敢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屍號哭。比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

○孝桓皇帝 諱志。肅宗曾孫。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壽三十六。葬宣陵。按謚法。克敵服遠曰桓。○是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是之謂乎。

以杜喬為太尉
朝野倚望

丁亥。建和元年。六月。以杜喬字叔榮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曲屈也由是朝野皆倚望焉。○八月。立皇后梁氏。○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使馬融草奏。誣李固杜喬。以為與妖賊劉鮪羽軌反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死於獄中。太后責馬融曰。李固之罪成於卿手。冀使人脇杜喬曰。早從宜。引決。妻子可得全。喬

梁冀殺李固杜喬

二公精忠
勁節
李固之失
與楊震比

吾儒進退
之良規

孤鳳鳴于
衆梟之中

李杜忠有
餘知不足

朗陵神君

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中

張氏言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其視胡廣趙戒輩不翅如糞土也

胡致堂曰

李固之失與楊震比又况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為其從事至于梁冀頑嚚凶暴固尚遲回不去豈非恃門生故吏可久于位耶雖有昌言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陷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

趙雪航曰

邦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寔吾儒進退之良規也孝桓昏弱賊冀擅權寺人煽惡漢室已壞李杜抗節不思引退猶欲扶持王室正如孤鳳鳴于衆梟之中豈能勝惡聲之鬪哉先正謂李杜忠有餘而不知不足諒矣

丁南湖曰

論議常排死節馬遷所以見譏於班氏也李杜之死君子所深痛張南軒尹起莘皆謂其隱忍梁冀之弑逆而不憐其死無乃似馬遷之刻論乎良哉范史特以殺身成仁斷之且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嗚呼斯言一出而二子之忠魂少綴

已丑三年朗陵侯相

漢國名今改屬河南確山縣

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

李固李膺等皆宗師之在朗陵泣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

儉緝靖詩汪爽肅專

荀氏八龍

高陽里

今日得御李君

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其六曰爽字慈明人言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穎

陰縣令范康命其里曰高陽里

取高陽氏有才于八人故更其里曰高陽以旌表之

李膺性簡亢無與

交接惟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爽嘗謁膺因為之御為膺御車既還喜曰

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與淑齊名嘗詣淑長子紀字元方

御車次子謀甚平字季方驟乘孫群字長文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

與音迭侍左右淑孫或音字文若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音五百里

內有賢人聚寔嘗為太丘長脩德清淨百姓以安及以沛相賦歛違法解

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紀謀之子問其父優劣於其祖寔曰元方難為兄季

方難為弟言兄弟並佳蓋兄賢則為弟難弟賢則為兄者難鍾皓以篤行稱亦齊名荀淑李膺常

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膺祖

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瑾母膺之姑也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

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卓白耶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

弟何太無

卓白爾首為貴

問荀氏八能何如

致怨惡。今豈其時耶。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按龍者聖人之稱。荀氏八先生特一隱逸之賢耳。爽晚年赴董卓之召。未十旬而取卿相。其餘六人史不立傳。想無足錄者。而當時並以龍稱。蓋亦好名者。交相題榜。務在矜衛。而黨人之禍。自此作備也。

共輿同舟

羽林奪劍

奉君適所
以自罰
申公憲以
報私恩

唐寅和平元年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為襄城君。時孫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吳之卹乎。宜時易守。宰非其人者。冀不納。辛卯元嘉元年正月朔。群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首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正朔萬國會同。而冀帶劍徑入。無人臣禮。罪孰大焉。獨陵劾之。嘉舉職也。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常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十一月地震。詔百官舉獨行。守正而不依阿。

崔寔政論

孝宣明君
人之道

政道得失
於斯可監

達權救敝
之理
聖人能與
世推移

為國之法
似治身

於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知。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靜。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楚詞聖人不凝滯。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上古結繩而治。如亂秦之餘。人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干盾也。戚斧也。舞者所執。心澆漓。豈可又治以結繩之政。夫熊經鳥伸。韓子疏云。如熊攀木。而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脚斯皆道引。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以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

興平之梁
肉治疾

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美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樂石供養音也。方今承百王之敝，數世以來，政多恩貸，恩寵假貸馭委

也。其轡馬駘其銜，駘達來反，銜音咸，馬口中鐵銜脫曰駘，古者天子以德善馭人者一德也。四牡牡馬也，四牡天橫，皇路險傾，皇大也。方將掛勒，法正百官馬，四牡子所乘之駕。豈暇鳴和鸞，和設於轡，清節

輶以救之。掛音度，以木銜馬口也。勒謂馬轡。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咎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

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仲長復，姓統，名也。山陽郡高平縣人，故城在懷州。歎曰：

凡為人主，宜馮一通，具首尾置之坐側。

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

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奸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

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

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崔寔矯一時之枉，斯不易之常道。

置諸坐側

方正學曰

崔寔憤時君之柔闇而輕於持論，謂凡為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所能識也。寔不察而亟

稱宣帝之賢，夫宣帝苟以為明，恐以為斷，督責以為能，高惠文景之澤

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

于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不知此，至誣文

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不亡者，文帝之功也。至於光武

之時，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帝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小康，孝安

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拯，而寔欲

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求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之論也。仲長

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

繫按崔寔蓋欲人主鋤去權奸，如舜去四凶，周誅管蔡，漢文帝殺薄昭，凡外戚宦官蠹國害民者，毋寬寧嚴耳，非效秦而不慕周也。方正學溫公皆未達仲長統知崔寔矣。

以朱穆為冀州刺史。諸郡貪官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王，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

以朱穆為冀州刺史

諸郡貪官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王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

劉陶議朱稷何如

朱穆中興良佐

國家柱臣伊顏化為桀跖

太學生請代校作

朱穆有羔羊之節蔡邕不以朱穆為過

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穆曰中宮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伊尹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振懼天網之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黔首繫趾繫其額而涅趾足也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奏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挾輔王室書奏不省

按朱公叔兼資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貲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常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矯世其匡諫梁冀也惓惓懇懇而不能用其疏除閹宦也遂至於憤適發疽而卒

楊龜山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者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乙未永壽元年秋張奐擊南匈奴左黃鞬等鞬於六反左黃鞬匈奴王號破降之羗豪

張奐以酒酌地張奐正身

遺奐馬與金奐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為羗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韓韶開倉賑飢

穎川四長

丙申二年泰山琅琊賊公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穎川韓韶為羸羸長長泰山郡羸縣令長也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穎川四長

丁南湖曰

韓仲黃之為羸長散群盜賑流民信有德政矣載考荀季和初對策而斥梁冀即棄官而瞻親友鍾季明讓二兄而不肯仕歷九辟而不樂就陳仲弓以公平率閭里以清靜治郡邑釋楊吏之私讐而遠近嘆服送張讓之父喪而賢士倚賴范史以此四人同傳其

取類亦當哉

劉陶鑄錢議

丁酉三年。蝗或言民貧宜鑄大錢。劉陶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遂不改錢。

坐惟講誦自若

戊戌延熹元年。以張奐為北中郎將。匈奴為桓燒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匈奴別種名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己亥二年七月。皇后梁氏崩。

梁后恃妹兄勢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益疏之憂恚而崩○槃按孝

桓后之梁氏不若孝順后之梁氏多矣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

書伏誅而不去其官僅與寶憲同科而不與莽卓比

崔琦作外戚箴

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崔琦作外戚箴以諷冀。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忠貞。

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

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又遣客刺殺議郎。兩尊。

帝大怒。乃與中常侍單超。徐璜等。定議誅之。帝齧超臂出血為盟。使瑗等。

將兵圍冀第。冀及妻壽皆自殺。百姓莫不稱慶。封單超等五人為縣侯。世。

謂之五侯。

胡廣韓演孫朗皆坐阿附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出者三百餘人○梁冀之死桓帝特以恣橫怒而殺之非能討有罪而正

王誅也。當梁冀擅權之時。漢朝諸人盡亦糾舉。本初鶴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之罪。庶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則弗賜也。吁。可嘆哉。

胡氏曰

孝和除竇憲。孫程翊濟陰。桓帝治梁冀。三大事者。皆自中官。三公雖尊。無所預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既倚之。去其害已。

者。又有援立之恩。雖不舉國而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漢傾覆。禍起。

母家。光武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世。和熹專朝。皆不以接公卿而任用。

黃門。遂基末流之禍。若畧法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豈至是哉。

林天台曰

梁冀利桓帝幼弱。得以肆志逞欲。乃卒立馬鳴呼。孰知所以。族誅其家者。乃幼弱之桓帝也哉。使當時冀從人望。立清河。

王以奉漢祀。盡臣之節。以事之。其為漢之功。臣且將百世祀矣。豈至一。

且無唯類哉

以黃瓊為大尉天下想望異政

范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守令望風解纆

徵五處士不至

徐稭非力不食

陳蕃下榻

姜肱兄弟同被

去則縣之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孝友共被而寢嘗遇盜兄弟爭死盜兩

釋之闕表安玄孫苦身脩節以耕學為業著隱居講授曇繼母酷烈能奉之謹

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

宮千數其可損乎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梁冀雖誅而

豈可為之時諸賢不至宜矣列序言之皆予之也○帝既誅梁冀權勢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

動內外百馬令李雲露布上書露布不封也移副三府以副本上三公之府有曰帝者諦

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雲

送獄弘農各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

獄俱死獄中

後漢書曰

李雲草茅之士不識惜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

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也

故說者識其難馬

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宦者為將軍自桓帝始且○十月以爰延

以黃瓊為大尉天下想望異政

范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守令望風解纆

徵五處士不至

徐稭非力不食

陳蕃下榻

姜肱兄弟同被

去則縣之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孝友共被而寢嘗遇盜兄弟爭死盜兩

釋之闕表安玄孫苦身脩節以耕學為業著隱居講授曇繼母酷烈能奉之謹

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

宮千數其可損乎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梁冀雖誅而

豈可為之時諸賢不至宜矣列序言之皆予之也○帝既誅梁冀權勢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

動內外百馬令李雲露布上書露布不封也移副三府以副本上三公之府有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雲送獄弘農各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俱死獄中

後漢書曰李雲草茅之士不識惜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也故說者識其難馬

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宦者為將軍自桓帝始且○十月以爰延

拜爰延五
官中郎將

為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帝從容問侍中爰

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

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

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

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晷度錯違

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謂桓帝封蠡吾侯時與鄧萬世有舊契封侯引見與之對博戲

也有虧尊嚴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寒乞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

稱疾免歸丁南湖曰人臣諫君貴乎善為說辭延能答帝何如

唐子三年正月詔求大尉李固後固第三子燮固死時年十二姊文姬同郡趙謀

豫匿之得免於難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

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沒其在君矣成乃得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姓

名為酒家傭為酒家傭力也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

侍中面稱
朕違

文姬謀豫
王成有古
人之節
傭卜各為
異人

既誅燮乃還鄉里燮從成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後成卒燮

人亦中正辛丑四年九月以大鴻臚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

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屬紹興府有五六老叟自若耶溪山谷

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

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

人選一大錢受之為去聲人謂每一人也投之江後人以為錢清江○冬諸羗復反

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壬寅五年十月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

宜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

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

乎且時當種麥豈可勞民書奏不省

以劉寵為
司空

劉寵一錢

皇甫規威
信降羗

陳蕃諫校
獵

陳蕃言三
空

空

甲辰七年二月邠鄉侯黃瓊卒謚曰忠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人徐稭至進

爵哀哭置生芻草也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取義也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南州高士

徐孺子字稭也使陳留茅容追及之為沽酒市肉稭為飲食問國事不答問

稼穡乃答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

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餓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容

字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

郭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言因

介使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多士矣未有如郭林宗字泰者也其

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

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

神仙焉

丁南湖曰東漢之世蓋君子以同道為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

一榻一舟

徐稭郭泰知退不知進是不同道矣而何一榻之情一舟之誼若是其

同乎稭之言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泰之言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

事天之所廢不可支矣此二子所以有退無進而得免於黨禍也吾怪

稭於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言諫蕃泰於同舟之際亦何不以此言諫膺

而卒使蕃膺輕生嗜進以陷大僂耶或稭泰之失諫則於知己而廢切

惲之責或蕃膺之拒諫則於至友而棄同心之言是奚取乎一榻一榻

之誇高也

泰字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翻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

則友符偉明遊大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

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茅容年四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

下衆皆夷踞夷平也踞大坐躡也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

母餘半度置皮板為閣以藏物謂以自以草粗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

置生芻墓前而去

南州高士

問國事不答

孺子其失人

孺子為季偉

備飲食

孺子愚不可及

華夏鮮見其儔

膺泰同舟而濟

李郭仙舟

問陳蕃李膺徐稭郭泰何如

林宗獎訓士類

避雨危坐

殺雞食母

草蔬與客同飯

如此乃我友

孟敏墮甕不顧

益泰知其德性有分決亦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其餘因泰獎進成名者

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曰甕已破矣視之何

益泰知其德性有分決亦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其餘因泰獎進成名者

益泰知其德性有分決亦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其餘因泰獎進成名者

益泰知其德性有分決亦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其餘因泰獎進成名者

益泰知其德性有分決亦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其餘因泰獎進成名者

慕容孟敏

何如人

郭林宗何

如人

林宗隱不

遠親

郭泰不仕

徐穉以書

戒郭泰

拜斯言以

為師表

二子以臬

傑自置

甚眾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遠親芥子推之類晉文公賞

母俱隱至死不出貞不絕俗失援而止之而止正不絕俗之事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

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

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

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

後漢書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險故親

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

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黃允與晉文經恃其才智徵辟不就託言療疾京師符融謂李膺曰二子

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

遠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後司徒袁詵欲為從女求如見黃允嘆曰得婿如

慝而去允陳留仇香志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在陳留郡

由是廢因秦大率十里一亭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為

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今改雅令王奐署香

為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左傳季

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枳棘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林和似橘周禮曰橘踰淮化而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

俸資香資助香道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因留宿明日泰拜之曰

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乙巳八年廢皇后鄧氏幽殺之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多○五月太尉秉卒秉清白忠貞自黃瓊以來三公如楊秉劉寵皆人望

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以陳蕃為太尉讓於胡廣王

感楊秉三不

望二公皆人

臣節楊秉有大

臣節楊秉有大

臣節楊秉有大

臣節楊秉有大

臣節楊秉有大

臣節楊秉有大

化人在德不在刑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李膺破柱

李膺獨持風裁

登龍門以劉寬為尚書令

劉寬蒲鞭

暢李膺不許。暢嘗為南陽太守。奮揚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

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遠聞。舜舉皋

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立貴

人竇氏為皇后。竇融之玄孫。竇武女也。○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

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謂夾膺知其

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

屏氣。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

頽弛。而膺獨持風裁。風者雷厲風飛之謂。裁謂能鑒別也。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

為登龍門云。○徵東海相劉寬。字文德。為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

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

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後漢書言寬

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上息亭。傳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人感德。典行日有所化。

丁南湖曰

寬嚴相濟。治民之常道也。劉文饒於吏民有過。蒲鞭示辱。似

言而勉以孝弟之訓。則是循良德政。善醫漢氏之衰脉者也。

丙午九年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

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

之中。婚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

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

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

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

拜中郎。○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明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塞。以拒南匈奴。規欲求退。數上病

稱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

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皇甫規字欲避第仕塗。謂規意欲退歸第。宅避仕宦之途也。故激

聖人建天地之中

國家之大福

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

威明避第

胡芳為朝廷愛才

皇天以象設教

孔子書之以為異

諸君了分受其咎

天下規矩房伯武

其陵南北部黨人之說自此始

宗資主畫

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自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

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

子書之以為異也○七月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校尉

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黨細諸君子子之者取其公忠責之者譏

其矯滂皆一偏之論也惟綱目書殺書捕書遂策免而皆具其官皆所初

帝為蠡吾侯受學於其陵今改為清河縣屬直隸廣平府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

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師獲

印周仲進周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揣議度也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其

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

守成瑨以岑晁音為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二郡為

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字南陽宗資主畫諾備負唯南陽太守岑公孝

成瑨坐嘯字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與李

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膺字不畏疆禦陳仲舉

天下俊秀王叔茂暢字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

畏其貶議徒履不躡到門按房周賓客不過學舍中譏諷戲笑之語豈知

最是互相譏揣妄分○大賈張汎宛人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晁勸成瑨

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帝大

怒徵下獄瑨竟死獄中晁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

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晁字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晁竟獲

免○賈彪嘗為新息長今息州是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

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掾官屬也謂欲

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問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

成瑨坐嘯

元禮天下

模楷

仲奉不畏

疆禦

徒履到門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張成風角

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河南張成善風角○河南張成善風角角隅也謂候四方四

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疾竟案

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

膺等養大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逮

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

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收繫也掠不肯平

署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北寺獄屬黃門署其辭所連及杜密陳

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

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

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

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言大切直託以蕃辟召非其

憂國忠公

之臣

陳蕃不肯

平署

陳寔先請

就獄

臯陶古直

范滂不祭

臯陶

以一簣障

類波

朋黨之名

始於此

皇甫規耻

不與黨人

威明西川

豪傑

次時人為

之李杜

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為之李杜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

人策免之當否塞之時君子括囊遠遁猶懼不免乃欲以一簣之微

丘瓊山曰後世朋黨之名始見於此夫朋黨之禍始於言語之微而馴

善類於是殄滅國家元氣於是消索遂使後世權奸欲盡除善類以傾

人國家者往往假此為名是其為禍非獨在於一時而且及于萬世矣

惜哉

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耻不

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大

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延熹五年下皇甫規獄張鳳是為黨人所附也臣

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丁南湖曰皇甫威明自謂西川豪傑其真豪傑矣乎自薦以平羗虜忠

且勇也對策而刺梁冀剛且直也舉張奐以代已職辭且讓

也史稱其功成於戎狄而身全於邦家良有以夫

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為之李杜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

十一

李密多所

陳託

劉勝閉門

掃軌

寒蟬

問杜密劉

勝人品何

如

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告歸鄉里閉門掃軌軌車轍也閉其門戶而掃除轍迹示不與人交也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勝之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寒蟬寂寞無声喻勝寂默不言也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以竇武為城門校尉武后父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旬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賈彪說解
黨禍
竇武申理
黨人

丁未永康元年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陳蕃既免朝廷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數驗膺等建忠抗節誠陛下稷

稷尚伊呂之佐

高伊呂之佐稷名棄姓姬氏高音骨姓子氏皆舜之臣伊尹名摯殷湯之相呂望周武王之相而虛為奸臣賊子

范滂獄辭

所誣惟陛下留神澄省書奏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謂桎梏加於頭及手足也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語曰卿

善善同其清

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有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

願埋首陽山側

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在山西平

范滂不愧夷齊

等又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謂禁止錮塞其仕進之路使不得復用也

趙雪航曰

一時黨人之相標榜以高抗一世議論激切固未合於中道然皆懷疾惡之心不忍小人之朋奸蠹政傾覆國家相與肆為高論以扶持世道原其本心非盡私邪也人君聞其言而反之已於身心國政未必無補奈信任小人之言一切以為誹謗寘之於法而又

禁錮終身使賢人君子鬱結而不得自伸是豈有道之世哉

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叔向名

范滂不謝霍諝叔向不見祁奚

古氏春秋晉公族也祁奚姓名晉大夫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執政范宣子殺栾盈之黨叔虎與馬宣子并囚叔向祁奚聞之見宣子曰緜雍而禹與柰何以虎而棄社稷宣子說以言諸平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馬而朝諝言祁奚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不告謝祁奚即往朝君明滂南歸汝南今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不為已也

黃穆侍衛於滂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

書下舉鉤黨本劾也鉤黨者相鉤引其黨與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平原相

史弼獨無所尚

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中都官也主察坐傳舍責曰詔書疾

平原何得獨無

惡黨人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

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

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

能也

丁南湖曰

君子於黨錮諸賢褒之則以其公忠貶之則以其矯激書而幾遭棄市之慘其矯激可憐哉

楊喬不妻帝女

竇武所薦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

聽遂不食而死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觀其固辭帝女其志可尚也蓋不出孺子下矣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惜也

○十二月丁丑帝崩竇太后臨朝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迎河間王曾

孫宏立之時年十二

賀贇善曰

桓帝即位二十二年自延熹二年以前所書多為梁冀二年

桓之所以為桓

以後所書多為宦闈其餘自書灾變邊事外非報私恩則事

胡致堂曰

桓帝所厚者中官所說者女寵惟此兩途耳冀固以恣橫取

怒而誅亦豈為宗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為善然

治也

○孝靈皇帝 諱宏章帝玄孫。解瀆亭侯。長之子也。桓帝無子。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而崩。壽三十四。葬文陵。按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是時宦官之禍。毒流縉紳。忠臣義士。駢首就戮。不免召外兵以除內難。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

以竇武為聞喜侯

善蕃所以愧武

侍請未嘗

轉盼

侯不受

戊申建寧元年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大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定策功。何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皆以為功。夫同宗相後。以次建之。何勲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武能聽盧植之言。推而弗居。猶或庶幾。乃不能辭。則植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辭不受。○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

戮力

天下相望

太平

陳蕃以手推席而起

望之困一石顯

此曹何復考為

曹節曾使尚書作詔板

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其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而願望也。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誦事太后。太后信之。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余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宦官石顯誣。詠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武收宦官。考問蕃曰。此曹子曹節。召尚書。曾使作詔板。木簡。為之長尺。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捕收武等。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甫使劍士收蕃。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圍武。使將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於是武軍散盡。武自殺。遂遷皇太后於南

廿六

宮蕃武之忠在於國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收漢亦以亡惜哉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後遷張奐為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楊龜山曰

曹節王甫操弄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竇武以至親操重柄招延耆德相與協謀斬除奸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以欺奐而使之豈不惜哉

胡致堂曰

陳蕃位上公竇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竇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徵賢才列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廢可除自餘慰安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未忍此事幾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宮省門衛迅速掩捕而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珉不即行刑而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復為元惡必待鄭珉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為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為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

竇武幾事不密張奐北州人豪

陳竇八失

問陳蕃竇武協力講

治宦官而自罹其禍

胡氏謂有八失可得開次

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

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為耶以此觀之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竇武無足稱矣

方正學曰

宦官擅政天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所稱以為賢者也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惡宜乎事之成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幹盤結宮省甚固為誅之之計當使策謀預定於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夷之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謀至數月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為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密奏劫帝為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犬于牢猶恐其噬况節甫宮省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為備哉遂使太后變遷身亡家滅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

巳酉二年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電詔公卿言事謝弼上封事曰

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台宰重器國

命所繫今之四公太尉司徒司空太傅惟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可因

劉寵斷斷守善

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三君一世所宗

顧厨俊及

僕覽以部黨誣張儉

災異並皆罷黜左在惡之以他○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

百餘人膺以廢錮猶書前司隸者廢不以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

皆高尚其道而汗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稱號以竇武

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

趙與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

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

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謂所宗仰也度尚張邈王

孝劉儒胡毋班母音無其先本陳胡公之後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秦周

蕃嚮王章為八厨厨音皮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

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

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

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如今榜捕儉等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治諸

鉤黨者謂相鉤接以為黨也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

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

何對曰欲圖社稷上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

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

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

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

後漢書曰李膺振振汗險之中蘊義生風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

立廉尚以震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

半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仗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

汝南督郵官名吳道受詔捕范滂至征羌縣縣名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

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

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

何敢以罪

范滂自誌

一縣不知

所為

吳道抱詔

伏牀而泣

景毅自表

免歸

景顧不及

於譴

李膺詣詔

獄

十五頁編卷之十四

廿八

李杜齊名

范滂遺教

嘯子

郭泰知漢

室之亡

慶濁世而

怨禍不及

綱目不滿

諸賢之意

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

黨人死者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其死徒

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殄盡瘁也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詩正月篇註言

將亡將被囚執未知復從何人受祿如泰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

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周德恭曰小人欲空人之國非誣以朋黨

然滂儉等不得列書于冊者此又綱目有不滿諸賢之意耳

王荅溪曰

孝桓昏昧信寺人之譖誣枉諸賢為黨人向非竇武霍譖申

救之切諸公此時不免於刑既歸田里盍盤桓林泉優游卒

歲豈不美乎及靈帝即位蓋即起為太尉李膺等仍列于朝未幾陳竇

二公為王甫曹節所殺時世一大變有識者寒心宜高飛遠舉以避其禍

矣諸賢猶悅俊顧及厨之美稱殊不思奸邪媚嫉者厭此清高之名士

也及甫節奏為鉤黨下郡考治諸名士皆被其禍累及親朋身亡家破

矣先正有曰邦有道其言足以與邦無道其默足以容矧可峻行危言

非許朝廷欲救橫衰之弊故抹虎狼之吻此諸賢志弘慮淺自求其禍

以覆宗也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窘迫之中見門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寧破

業而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

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明廷猶稱明府

豈肯欽因撫篤曰遽伯王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

之明廷載半去矣今欲分取仁義之美名明廷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

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徧天下儉與魯國今曲阜孔褒有

舊亡抵禦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

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

孔褒一門

爭死

問孔褒一

門爭死何

如

張儉闔門

士

九

里後為少府衛尉闔門懸車卒年八十四

後漢書曰

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其罪張儉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埋也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丁南湖曰

黨人所以為賢以其義氣之相許患難之相共也而張儉何勇能如夏馥何顯之深遁是亦為智夫何鼠竄偷生望門投止其所經歷伏重誅者若孔褒輩已十數矣連引收考者徧天下矣儉顧於黨禁既解有還鄉之樂有少府衛尉之榮有闔門懸車之安嗚呼人皆為我死而我獨生有義氣者安乎哉此黨人所以不皆賢也

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

為乃自剪髮變形入林慮山中

慮音閭林慮山在河南彰德府林縣隱姓名為治家傭

炭形貌人無知者其弟靜載縑帛追餉之馥不受曰弟柰何載禍相餉乎

夏馥隱名避掃剪髮變形

晉之三郤

黨禁未解而卒○袁閔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

太尉袁安子敞孫湯湯子成逢俱為三公是為四世五公成生紹逢生術閔逢從兄子也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

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閔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

食毋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門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

于土室袁氏富盛子弟驕奢閔獨悔迹潛身不染黨錮之禍其見我之智諒也但毋沒不為制服設位冠至誦經不移宜時人有狂生之謂也○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屈折枝節太學生爭

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蟠在冢側致其獨歎曰昔戰國

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篲音惠謂掃竹也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而受業

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二

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愚謂東漢之世光武之崇儒也明章繼作則烈而為秋矣桓靈不君奄宦煽虐黨錮諸賢顛夷摧折至於隕首喪氣覆家亡宗其大冬嚴雪生意索然者乎郭林宗聞之私慟申

也明章繼作則烈而為秋矣桓靈不君奄宦煽虐黨錮諸賢顛夷摧折至於隕首喪氣覆家亡宗其大冬嚴雪生意索然者乎郭林宗聞之私慟申

其風申屠蟠獨歎

絕迹梁碭

世身類編卷之十四
屠蟠感之浩歎嗟嗟千載下猶令人嗚咽而不平也良可悼哉

溫公曰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否滅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致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黃勉齋曰

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塹者

辛亥四年正月帝謁原陵光武所葬也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

孝明至孝惻隱

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明帝謁原陵夜夢先帝太

禮有煩而不可省

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胡氏曰

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故聖人制禮專於廟享而不祭於墓其於理義精矣明帝之舉蔡邕之議豈其不考於此而失之歟

七月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壬子熹平元年三月太傅胡廣卒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初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

為三司練達故事明解曉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胡廣字天下

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愨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此薄之

默齋曰

大臣為國柱石處天下危疑之際當以安國家定社稷為已任最重而乃依阿取容於權臣宦豎之間無所正救甚者定策大義亦曲

大臣為國柱石
國家定社稷為已任

天下中書
大臣為國柱石
國家定社稷為已任

胡廣周流四公

大臣為國柱石
國家定社稷為已任

聖人制禮專於廟享

大臣為國柱石
國家定社稷為已任

世身... 從梁冀將馬用彼相哉

李咸檮杌自隨

皇太后竇氏崩曹節王甫等欲別葬太后詔公卿會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檮杌自隨檮杌為末而自隨者欲以椒塞口而死也椒味辛有毒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太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李咸曰臣誠與意合於是公卿皆從球議以為宜合葬宣陵帝從之

甲寅三年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殺之會稽妖賊許生稱帝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

乙卯四年三月詔諸生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字伯喈為古文篆隸三體

古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鐫五經於石碑名曰石經使後學取正馬碑始立規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丁南湖曰書非儒不傳儒非書不學故秦政坑儒焚書蓋儒與書必相廢也夫書莫大於五經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宣帝講五經於

漢氏尊經之道斬

石渠閣明帝置五經師章帝置五經於白虎觀四帝崇用儒生而經學大顯矣至於靈帝黨禍始興名儒以臧章句以疎而科第之士賂買蘭臺潦書經字以合其私文故為此石刻以參檢之嗚呼聖經所以正君善俗者也賂之者但以營貨刻之者但以妨奸而漢氏尊經之道斬矣可為四帝一長嘆哉可為斯文一太息哉

三五法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謂不得交至是復有三互法互為官也禁息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

選舉避三互

蔡邕上疏曰幽冀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互十一州省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復限以歲月狐疑遲奄兩州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途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蠲除近禁采

從

司馬公曰

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無所阿附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有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

十一頁

廿二

開益密。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蒸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曹為申理黨人

丙辰五年。永昌太守永昌郡名今屬雲南道曹為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

黨人禁錮五屬

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為下獄。掠殺之。於是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及五屬屬族也。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五服內之親。

丁巳六年。市買小民有相聚為宣陵桓帝陵墓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蔡邕上疏曰。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於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乃悉改為尉丞。

丁南湖曰。天子子孫。豈他人所得而冒稱耶。冒稱者亂賊也。故冒稱衛太子者。孝昭斬之。冒稱子輿者。光武斬之。此漢家自有制度矣。而冒稱宣陵孝子者。靈帝乃拜為舍人。及蔡邕極論其非。但改為丞

趙苞棄母全城

尉則易姓之禍已兆於此矣。十月鮮卑寇遼西郡名太守趙苞破之。苞為遼西太守。到官遣使迎母。道經

趙苞急於王事

柳城。值鮮卑入塞。寇鈔劫管苞。母載以輟手郡。苞出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責。母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戰破賊。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此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趙苞急於王事

不能全其母故雖嘔血而死綱目亦畧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

程子曰。以君城與盜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不顧而據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徐庶於此蓋得之

方正學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馬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

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為存亡乎。

李 置鴻都門

士君子皆 耻與列

亦不過土地而已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勝之又未必失君之上地者乎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所謂此論正合程子

戊午光和元年二月置鴻都門學鴻都漢門名靈帝於門書法書法也置

則何議以諸生出辟奉往往多無行趨勢之流其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所取者文賦尺牘下至鳥篆果何益於教化哉

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

與列焉○以張顛中常侍弟為太尉唐珍中常侍衡弟也張顛中常侍奉弟

業可知矣○四月侍中寺雌鷄化為雄侍中寺何內署也舊制侍中中常寺出

闡豎用事牝鷄而晨變不虛生矣雌化為雄異也女化為男甚哉○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上以災異

蜺墮化鷄

蔡邕直諫 下獄

天子無私

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楊秉之子對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

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

徵鶴鳴之士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

也天之屢出妖變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通作霓墮虹也鷄化皆邪氣所

象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諛諛驕溢門史霍王依阻為姦

今道路紛紛皆謂程大人指程璜將為國患宜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

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讓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

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中常侍呂疆

愍邕無罪力為申請詔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

之是月晦日食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無辜不得

歛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

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畧細微不省

初西邸賣官

西園立庫

唐堯

真楊震子

帝王盛德

楊球拊髀

○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於西園

立庫以貯之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

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常問侍中楊奇震會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

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疆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

致大鳥矣震死後有大鳥高丈餘集喪前悲鳴墜畢乃去

胡致堂曰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惟上下交征而無厭足於是開

雖危亡在前篡奪在後為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積私帑亦云富矣

曾不五年散於大盜西園難據而文陵莫齎其為來世人主之監豈不

厚乎

已未二年宦者王甫伏誅段熲有罪自殺初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父兄

子弟為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黷段熲以輸貨得太尉尚書令楊

球嘗拊髀發憤曰若楊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

門生於京兆界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之子發之球奏甫頰等

罪惡悉收送雒陽獄磔甫尸頰亦自殺段熲在漢功亦不少然阿附

而斃者君子猶恨其去之不早况類輩乎○封中常侍呂彊為都鄉侯固辭不受強有清忠奉

不受以著其美也因上疏言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群

邪得陷以刑罪今群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帝不能

用

庚申三年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

子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醜殺美人○作畢圭靈昆苑畢圭靈昆司徒楊賜秉

子諫曰先王造園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

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園

百里人以為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

遂為之

君子猶恨

去之不早

封呂強為

都鄉侯不

受

呂強有清

忠奉公之

節

群臣皆以

邕為戒

朝廷不復

如松論園何

大人欲速其功

聖人與我同志

春秋貴息兵

蕩穴囊橐

弁髦土梗

放鴟梟而囚鸞鳳

胡致堂曰

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然堯舜為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義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為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為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培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關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息曰藏不售與滯同則置官畜貨而自為市有父之讐忍耻不報則曰春秋貴息兵以華夏之尊臣服仇虜則曰文王事昆夷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為笑曰五經語孟殆亦蕩穴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至使六經孔孟之格言為後世欺人取寵之資不容不辨也

壬戌五年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於是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儼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以桓

馬御史

與榮之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甲子中平元年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初鉅鹿名張角奉事黃老以妖

術教授呪符水以療病衆共神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

年間徒衆數十萬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也以中常侍封諂徐奉等為內

應約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詔逐捕角等角馳救諸

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識故時人稱黃巾賊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

召群臣會議北地郡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中常侍呂彊亦

曰黨錮之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轉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帝懼而從之

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二月殺中常侍呂彊張諱詩諡強

人共議朝廷數讀發明侯覽之死則書有罪王甫之死則書伏誅至呂強

而清濁自分此春秋發兵遣盧植皇甫嵩朱儁討黃巾儁與賊戰敗會

皇甫嵩請解黨禁

數讀霍光

傳

涇渭清濁

自分

復善貶惡之意也

○發兵遣盧植皇甫嵩朱儁討黃巾儁與賊戰敗會

則六

曹操破張

非命世之才不能濟

安天下者必是人

汝南月旦評

治世之能臣

亂世奸雄

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操父嵩為中

子不能審其生出本少機變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

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

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

汝南許劭字子時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

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

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

遷濟南相

方正學白

許劭謂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昔人以為確論余

意劭畏其劫而陽為好言以悅之耳夫能臣者以義處身以

道事君以忠國家成事功為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葛公

唐郭子儀近之矣彼曹操者以權詐為智以巧譎為畧使其遇英明之

水炭不可

治世哉

朱儁護軍司馬傳變素疾中官上疏曰邪正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

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

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秦白起至趙忠惡之爨曾破黃巾有功當封忠

譖之帝猶識爨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以賈琮為交趾刺史交趾多珍

貨前刺史無清行故吏民作亂琮到部各使安其資業蠲徭役誅渠帥選

良吏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能飯○盧

植破張角垂當拔之宦官誣植抵罪詔皇甫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大破

之斬梁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

人欲為不軌汝曹反與角通可斬未皆叩頭求退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

州牧○十月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時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眾十

賈父來晚

餘萬據宛城儁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卒掩東北乘城而入賊帥韓忠乃退

丘有形同勢異

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蘓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謂養鷹必羈，繼而餉食之。欲其鷲也。鷲音至，擊手鷲而亨。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蓋勳為義所取，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義湏，吾以身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為負天勳。你罵之，湏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群羗服其義勇，送還漢陽。

蓋勳不見正和
吾為使君謀
蓋長史賢人
群羗服其義勇
崔烈入錢為司徒

乙丑二年，崔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傳母宮中阿保也。當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靳居近反，固惜之也。可至千萬，烈問其子。

孫堅救董卓之罪

鈞以外議何如。鈞曰：人嫌其銅臭耳。烈本冀州名士，困入錢為司徒。而聲譽頓衰，後拜太尉。○時董卓討羗，孫堅勸張溫誅卓，數之曰：輕上無禮一也。沮軍疑衆二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也。溫不忍發。○帝使宦者趙忠論討黃巾功，傳燮有功，未封。忠遣弟延謂燮曰：傳南容燮字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燮豈求私賞耶？忠愈惡之，出為漢陽太守。

傳燮正色拒趙忠

主簿吾程嬰

丙寅三年，涼州賊韓遂圍漢陽太守傳燮，欲徇國難。其子幹年十三，勸之逃。燮謂幹曰：聖達節次守節，吾必死焉。子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遂戰而死。

陳寔表在鄉間

丁卯四年前，太丘長太丘今永城縣屬河南開封府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

不為陳君所短

所短

登愧於先之

後漢書曰

漢自中世以後闡豎槽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時政彌昏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戊辰五年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清重名臣以居其任

朝廷從之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位以焉為益州牧劉虞為

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虞嘗為幽州刺史民思信○十月講武平樂觀初望

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

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還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何如

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贖武耳

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無是言也

己巳六年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大破之初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

州任之重自此始民夷懷其恩信講武平樂觀稱無上將軍群臣無是言皇甫嵩擊破王國

避銳擊衰

解去嵩欲擊之董卓曰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嵩曰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敗之卓大慙恨與嵩有隙○四月帝崩

班固贊曰

靈帝負乘委體宦孽徵亡備兆小雅盡缺麋鹿霜露遂棲宮

賀善贊曰

靈帝信宦豎殺忠賢當時變異有終綱目所無者帝亦可以知變矣方且作畢圭作列肆起四百尺觀造萬全堂鑄銅人

○廢主

辨諱巳巳四月廢主辨元年即靈帝中平六年皇子辨即皇帝位年十四何太后

臨朝中軍校尉袁紹因勸太后兄何進悉誅諸宦官謂將軍兄弟並領勁

兵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為書

策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

天贊之時不可失

袁紹益策召外兵

掩目捕雀

鼓洪爐燎

毛髮

曹操聞而
笑議

飲鳥喙而
攻疾

止沸去薪

紹誅宦官

生頸附咽

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
 總皇威握兵要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之斷則天人
 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
 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
 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
 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進之此
鳥喙而攻疾耳疾未去而藥殺人曾不如不飲之為愈也綱日書進召董卓則進雖欲辭其責尚可得乎卓即時就道并上書
 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離雖痛
 勝於內食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奸穢卓未至中常侍張
 讓等詐以太后詔召進斬於嘉德殿前袁紹聞進被害乃勒兵捕諸宦者
 無少長皆殺之讓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協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

趙氏曰按蘇軾曰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癭必生于頸而附于咽是

問漢竇武
何進孰優

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患而決去之是以癭去而得死漢唐之
 亡由此故也漢唐末世議者以為天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
 事故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崔胤擊
 之而勝漢唐遂因之而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
 潰裂四出而死繼之矣噫後之人君自謀其國者其尚思所以消導解
 散之母使癭生吾之頸而至于不可去謀人之國者亦毋欲快吾之一
 決而傷人之命哉

丁南湖曰竇武何進同為元舅同居宰輔同倚太后之威同藉群英之
 勢同謀誅宦官而死故范史以之同論然而尤有大不同焉

武之所借者陳蕃而忠賢相濟進之所召者董卓而寇賊相資故綱目
 書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官曹節等是褒武之借蕃也書大將
 軍何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是責進之召卓也而范史之是非於斯乎
 始定矣

帝獨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失傳國璽董卓聞帝在北迎於北芒阪下卓與
 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禍亂之由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

董卓辟蔡邕

三日周歷

三臺

董卓申理

黨人

董卓擢用

天下名士

得徵書笑而不答

申屠蟠真無愧處士之名

九十三日登台司

有廢立之意。袁紹不可。卓按劍叱紹。紹遂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

陳留王協即位。是為獻帝。弒太后何氏。十一月，董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

朝，不趨，劍履上殿。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

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豈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

三臺。初置祭酒，補侍御史。再轉侍書御史，後遷尚書。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

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伍瓊說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

卓從之。於是徵處士荀爽、申屠蟠等，爽至，已黃髮矣。蟠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

不答。竟以壽終。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尹遂昌曰：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為董卓所屈，異

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真無愧於處士之名矣。

以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拜荀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

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以袁紹為渤海太守。卓

以袁紹為渤海太守

伍瓊請拜袁紹

袁氏樹恩四海

構求袁紹甚急。周岱、伍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

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則山東非公之有

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拜紹渤海太守。又以

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南陽操變異姓名，間行東歸。

至陳留，散家財募兵得五千人。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五

○十一代編

○漢獻帝全

○孝獻皇帝 諱協靈帝中子也。董卓廢皇太子辨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為山陽公。又十二年卒於後帝。甲寅建興十二年。壽五十四而崩。葬禪陵。按謚法聰明睿智曰獻。○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未作虜賓。○曹丕謚之曰孝獻皇帝。漢昭烈謚之曰愍帝。

庚午初平元年正月卓弒**弘農王**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紹

屯**河內**曹操屯**酸棗**今河南延津縣袁術屯**魯陽**今河南魯山縣眾各數萬豪傑多歸心

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

啓乎○董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陳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

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耶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

且**山東**承平日久明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

關東起兵 討卓 推袁紹為 盟主 君畧不世 出 君殆天之 所啓 政在德不 在衆 山東不足 加大兵

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明公擁之。以為瓜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

無事徵兵以驚天下。卓乃悅。既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

關中殘破都維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卓作色曰。公之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

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卓徵蓋動為議郎。皇甫嵩為城

門校尉。左將軍。嵩將兵屯扶風。蓋動密與嵩謀討卓。卓素怨嵩。徵為城門

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

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

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勲以衆弱。

不能獨立。亦還京師。皇甫嵩身為上將。手握強兵。坐視帝室。傾覆逆賊。鳴

善乎范曄之論。謂其舍格天之業。而就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者。也。○董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

發諸帝陵。劫遷天子。三月車駕入長安。而不及民者。何哉。蓋春秋之書。禮

深得春秋禮經之旨。次之綱目。於此。深得春秋禮經之旨。故其書法如此。卓未至。朝政大小皆

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其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

允屈意承卓。卓亦深信焉。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後漢書曰。事雖以正。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蔽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

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徂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長沙太守孫堅。後其子權舉兵討卓。至南陽。聚已數萬人。到魯陽。與袁術

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

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

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

見其整。不敢攻而還。○荀越勸劉表。時為荊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

郡可傳。檄而定。○袁術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其帥至。斬之。而取其衆。

八郡可傳。檄而定。○袁術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其帥至。斬之。而取其衆。

楊公言得無可思

以王允為司徒

以皇甫嵩為城門校尉

梁衍獻策

皇甫嵩舍格天之事

善乎范曄之論

匹夫之小諒

卒狼狽虎口

為智士笑者

也

董卓遷都長安

燒洛陽宮廟

發諸帝陵

劫遷天子

三月車駕入長安

而不及民者

何哉

蓋春秋之書

禮深得春秋

禮經之旨

次之綱目

於此深得春秋

禮經之旨

故其書法如此

遂徙治襄陽鎮撫
郡縣江南悉定
○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袁紹等諸軍

畏董卓之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董

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

定矣遂引兵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

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操還屯河內○

袁紹以臧洪領青州○幽州牧劉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

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焉

辛未二年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既不受矣而猶書

宗室賢雋欲共立為王韓馥袁紹等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

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

而更造逆謀以相垢汙邪乃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虞欲犇匈奴以自絕

季漢名宗子

後漢書曰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

孫堅進屯陽人古陽人與董卓戰大破之自諸君唱義未聞有破賊之功

此舉差強人意書以與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

除狼得虎人之意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

之私讐袁術之死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即調發軍

糧堅進至雒陽掃除陵廟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宮井中分兵邀卓卓奔還

長安堅遂軍魯陽○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辛評等說馥讓

意也紹于是不得為義舉矣初紹密要公孫瓚取冀州使馥所親辛評荀諲等說馥曰

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袁

四世馥曰皆不如也諲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

彼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瓚取之危亡可立而待當

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然

將軍有讓賢之名

韓馥三不知袁氏一時之傑冀州天下重資將軍有讓賢之名

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仰待鼻中之氣

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若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

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袁紹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

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後馥依張○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

威名大震○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中山靖王名勝景帝第八子

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

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後

為昭烈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

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

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瓚備面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

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胡致堂曰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疎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

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恩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侍立終日

不避艱險而無睽疏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

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宜乎卓然有立也

劉表時為荊州刺史袁術使孫堅擊表表遣黃祖逆戰射堅殺之○河南

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初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

通謀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朱儁

未幾反為所敗畧無尺寸之功而綱目若有深嘉○公孫度威行海外中

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

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

其優劣寧南湖曰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觀人之法也管寧見

即此遂定寧避曹操渡海居遼及歸田之後年八十竟不食魏朝一粟即

嬰兒在股

掌上

度德而讓

古人所貴

韓馥以冀

州讓袁紹

劉備有大

志

公孫瓚以

劉備為平

原相

三人恩若

兄弟

有立

二人卓然

有立

朱儁徵兵

討卓

管寧邴原

王烈往依

度

揮鋤不顧

寧歆優劣

問寧欲二

語經典不

及世事

子出處何

如

語經典不

及世事

子出處何

如

語經典不

及世事

子出處何

如

語經典不

及世事

子出處何

如

語經典不

及世事

子出處何

如

語經典不

及世事

子出處何

如

還山專講詩書

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

潛龍以不見成德

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謂標品之也。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

問管寧所原華歆人

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按寧之養晦。葆真。上安

品何如

之剛直而尚口。招尤不免。如管寧之所譏。但即其有。下化其德。固可尚矣。原

名聞在原

守亦其次也。若歆之黨惡。悖逆得罪。名教斯為下矣。王烈歸業過人。少時

寧之右

乞不使王彦。字烈。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

不使王彦

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

方知

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恠之以事告

與布以勸

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

盜牛守劍

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焉。度欲以烈為長史。烈辭。

苟彘王佐

壬申三年正月。卓遣校尉李催。郭汜。以等擊朱儁於中牟。縣名。破之。遂掠潁

才

川。初。荀淑有孫曰彘者。有才名。何顛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彘

荀彘吾子

也。以為奮武司馬。恐潁川有難。先率宗族去。聞曹操有才畧。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

丁南湖田

荀彘志在復漢。往從曹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信斯言。則操之立志。以漢高自居。以子房待彘。是篡漢之機。一言而

已露。使彘知其不合。則當求遠去矣。何待九錫之議。感其殺耶。朱子曰。彘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矣。噫。善論彘者。其以斯為斷案哉。

王允誅董卓

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四月。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使中

綱目歸功于允

郎將呂布誅董卓。卓身負大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王允潛布腹心。於元

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布膂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為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手戟擲布。布避得免。允結布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卓入朝。伏勇

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

士於北掖門正門旁也刺之卓隨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

持矛刺卓趣斬之卓素肥暴死於市吏為火炷即出懷中詔板令吏士曰

詔討卓耳餘皆不問百姓歌舞於道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嘆

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

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黔首則足

繼成漢史太尉馬日殫音謂允曰伯喈字邕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

史為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史記譏議武帝流於

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

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殫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

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性剛稜疾惡既誅卓

自謂無後患頗以驕傲始與士孫瑞議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之乃止卓

部將李傕郭汜等求赦不得懼遂舉兵入長安收允與琬殺之布走出關

大呼呂布何在

百姓歌舞

丁道

王允叱蔡

伯喈曠世

逸才

善人國之

紀

制作國之

典

孫瑞不專

討卓之功

孫瑞有保

身之智

智乎

後漢書曰

伯喈曠世逸才

博通墳典

辨音聲於柯亭

獨識美音於焦尾

於聽琴

歸其孝同居三世

布自武關奔南陽從袁術旋往從張揚於河內孫瑞不專討卓之功故得

惟等購求布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揚免於難功于漢多矣但催已軍求赦而赦之足以少安反側之心也不幸

漢德告終逆黨復出故允催不測之禍而漢亦隨之此則天之所廢非特人謀不善之失也

溫公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

智乎

後漢書曰伯喈曠世逸才博通墳典辨音聲於柯亭

獨識美音於焦尾為琴果有美音其尾猶焦時人名曰焦尾琴悟殺心

於聽琴鄰以酒食召邕邕聞琴聲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

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

豈為後心而形于聲者乎書石經於成均刻大學門外著十志漢記

十志有律譏三五州人不得交互相為官也疏七事一事論明堂月令廬

墓而馴菟擾連理生于墓側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則遠近

歸其孝同居三世與叔父從弟不分財則鄉黨高其義指斥宦官至於

亡命江海遁跡吳會而不辭。曹節等欲害之甯甌越李何董卓一碎劫之以威卓。豔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即翻然應命，信宿三遷。」三日之間。我力能族人豔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卒之座上之嘆獄中之死弗獲免焉。豔之懷恩附逆罪難追矣而允之。滅紀廢典謂之何哉。

青州黃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時為東郡太守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

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說**濟北**相鮑信等迎操領**兖州**刺史。綱目書操入據之自稱刺史進擊黃巾。

悉降之得精兵三十餘萬。詔以金尚為兖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十月曹操遣使上書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

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與張揚河內假塗西至**長安**董昭乃為操作書與催汜等致殷勤。催汜留操使鍾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

矯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從之。徵朱儁為太僕初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催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讓議而就徵復為太僕。儁前倡義討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朝命出于李催則儁之就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貽譏千古果誰之外咎歟

范曄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畧當倉卒之時而舍大業蹈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乎。

癸酉四年袁術進據**壽春**遂領其州。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鄒**。操父

難根即被陶謙別將掩襲于華費間殺之故操擊謙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江水水。公孫瓚攻

為不流進攻淮陵夏立皆署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劉虞殺之盡有**幽州**之地。虞恐瓚為亂率兵討之衆潰被執會有詔增虞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蓋罪瓚也至建安四年瓚為袁紹所滅

甲戌興平元年曹操復攻陶謙劉備救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初**九江**

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從之。徵朱儁為太僕。初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催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讓議而就徵復為太僕。

儁前倡義討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朝命出于李催則儁之就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貽譏千古果誰之外咎歟。

范曄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畧當倉卒之時而舍大業蹈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乎。

癸酉四年袁術進據壽春遂領其州。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鄒。

難根即被陶謙別將掩襲于華費間殺之故操擊謙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江水水。公孫瓚攻

為不流進攻淮陵夏立皆署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劉虞殺之盡有幽州之地。

虞恐瓚為亂率兵討之衆潰被執會有詔增虞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蓋罪瓚也至建安四年瓚為袁紹所滅

甲戌興平元年曹操復攻陶謙劉備救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初九江

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從之。徵朱儁為太僕。初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催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讓議而就徵復為太僕。

儁前倡義討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朝命出于李催則儁之就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貽譏千古果誰之外咎歟。

墟邑無復行人公孫瓚攻後劉虞

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從之。徵朱儁為太僕。初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催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讓議而就徵復為太僕。

此霸王之業曹操據兖州曹操遣使上書

亡命江海遁跡吳會而不辭。曹節等欲害之甯甌越。李何董卓一碎劫之以威。卓豔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即翻然應命，信宿三遷。」三日之間。我力能族人豔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卒之座上之嘆獄中之死弗獲免焉。豔之懷恩附逆罪難追矣而允之。滅紀廢典謂之何哉。

青州黃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時為東郡太守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

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說濟北相鮑信等迎操領兖州刺史。綱目書操入據之自稱刺史。進擊黃巾。

悉降之得精兵三十餘萬。詔以金尚為兖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十月曹操遣使上書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

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與張揚河內假塗西至長安董昭乃為操作書與催汜等致殷勤。催汜留操使鍾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

矯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從之。徵朱儁為太僕。初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催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讓議而就徵復為太僕。

儁前倡義討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朝命出于李催則儁之就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貽譏千古果誰之外咎歟。

范曄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畧當倉卒之時而舍大業蹈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乎。

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從之。徵朱儁為太僕。初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催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讓議而就徵復為太僕。

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譏已而殺之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懼陳宮壯烈

內亦自疑乃說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時邈叛操乃東征時兖州郡縣皆

應布惟三城東阿不動程昱歸過范縣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

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但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

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遠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

勤兵自守徐庶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允當先救至親徐庶母

亦宜為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此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

遣允情○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備領徐州

也曷為不稱自據綱目初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音曰非劉備不能安

於備多恕以辭正也此州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推袁術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

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百姓視能

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

歲已交結知名舒人舒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

來造焉便推結分好謂推交結分愛好也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今直隸

結納豪傑有復讐之志至壽春見袁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

為懷義校尉漢武帝置懷義校尉一人秩比六百石專主外郡賊盜

乙亥二年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呂布將薛蘭屯鉅野今屬曹操攻

之斬薛蘭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

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

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

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

可以不先定操乃止○李催郭汜爭權治兵相攻催迎帝幸其營遂燒宮

殿官府七月楊奉董承等將兵送乘輿東歸乘輿居棘籬中後曹操誅李

為其將所殺○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初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德政不

東

朱治勸孫

策歸取江

東

策歸取江

東

策歸取江

東

策歸取江

東

策歸取江

東

策歸取江

東

策歸取江

東

策歸取江

東

策歸取江

東

策歸取江

東

策歸取江

東

策歸取江

孫策威震江東

士民盡心效死

同舟涉海

待昭以師友之禮

功名獨不在我

救吾

臧洪當來

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佐定天下術許之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

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掠雞

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

策入曲阿發恩布令威震江東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

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將呂範言於策曰捨本土而

托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

敗遂請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由是中軍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

義校尉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

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仲相齊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張昭賢我能用之其功名

獨不在我乎○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張邈從之留弟張超守雍

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

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臧洪字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制強力不能

及耳洪時為東郡太守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從雍丘遂潰超自殺洪

由是與紹絕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諭之洪復琳書曰僕蒙

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允

請師見拒辭行受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

也行矣猶今言孔彰琳字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身死

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陷洪被執據地瞋目數

紹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為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多殺忠良

子源天下

義士

子源終不

肯本

陳琳以書

諭洪

洪復琳書

臧洪投命

君親

臧洪據地

瞋目救紹

仁義豈有常

仁義豈有常

在坐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滅洪與紹本無怨隙徒以盡節郡將守志不屈而已

觀其瞑目數紹之語深中其罪而紹不知自反何哉

後漢書曰

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繹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恚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謂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愚謂洪之激烈戀戀故主之思其忠憤亦足悲矣竟阻于勢而不獲逞詎可驟以存荆之績譬之哉

楊龜山曰

滅洪初為張超功曹后紹表之為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袁曹方陸洪欲其背好用師則紹之不聽不為過而洪豈亦不量彼已耶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諒也

解干輔不義忘故主之

劉虜故吏肝于輔迎虜子和攻公孫瓚破之故吏之書一以見虜之恩德在人未泯一則見輔等不亡心故主之義皆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也

丙子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呂布襲下邳張飛敗走備降于布布復以備為豫州今河南汝寧府刺史布自稱徐州

牧○七月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因董承召擁兵向闕故以自為書時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荆楚木之惡要君也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

苟或勸曹操迎駕

功恣肆未可卒制苟或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出奔謂之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

義士有存本之思

未遑遠赴今鑿駕旋軫軫車後橫木也東掠燕燕之貌燕荒蕪也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

問大順大畧大德何如

董承潛召曹操

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遣曹洪西迎天子不得入議郎董昭作操書結楊奉值董承患暹矜功肆恣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為列侯

此着被袁紹先下了

此亦是第二大着

曹操遷帝于許

操引董昭問計

此孤本志

漢帝亦寄生之君

董昭語廣

或昭厚薄之分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個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

曹操遷帝于許書遷帝罪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

下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

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始立

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自董卓肇亂，天子奔走，未聞操有勤王之舉。今車駕

還洛，操始入朝，固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初非真有翊帝室之心也。夫洛邑宗廟所在，不幸殘毀，正當修復，經理今乃移駕至許，而宗廟社稷皆棄

不顧，則漢氏至是亦寄生之君耳。

胡致堂曰

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挾之謀也。或為謀臣，操既至，心且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約矣。此操與或昭厚薄之分歟。

孫策取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郎降策，自為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

虞翻諫孫策出獵

白龍困於豫且

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且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若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萬乘而從布衣飲，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以素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

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懇，乃

以紹為太尉，紹耻班在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為司空。

行車騎將軍事。○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彧為軍師。郭嘉為祭酒。

操求策謀之士，或薦其從子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攸字

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嘉初見紹，訝其好謀無決去之

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

也。按圖霸以得人為大本，二○以孔融為將作大匠。北海太守孔融志在

清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所任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玄經

真吾主以孔融為將作大匠孔融才踈意廣

公達非常人

軍讓紹

操以大將軍讓紹

策出獵

白龍困於豫且

虞翻諫孫策出獵

孫策取會稽功

曹虞翻說太守王郎降策

自為會稽太守

復命翻為功曹

待以交友之禮

策好遊獵

翻諫曰

明府喜輕出微行

夫白龍魚服

困於豫且

且吳王欲從民飲

伍子胥諫曰

不可

昔白龍化為魚

漁者豫且射中其目

若白龍不化

豫且不射

今萬乘而從布衣飲

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王乃願少留意

策曰

君言是也

然不能改

以素紹為太尉

曹操自為司空

詔書下紹

責以地廣兵多

而不聞勤王之師

但擅相討伐

紹上書陳懇

乃以紹為太尉

紹耻班在操下

辭不受

操懼

請以大將軍讓紹

而自為司空

行車騎將軍事

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

荀彧為軍師

郭嘉為祭酒

操求策謀之士

或薦其從子攸及潁川郭嘉

操徵攸

與語大悅

曰

公達非常人也

吾得與之計事

天下當何憂哉

嘉初見紹

訝其好謀無決去之

操召見

與論天下事

喜曰

使孤成大業者

必此人也

嘉出亦喜曰

真吾主也

按圖霸以得人為大本

二○以孔融為將作大匠

北海太守孔融志在

清難而才踈意廣

訖無成功

所任多剽輕小才

至於尊事名儒鄭玄

玄經

孔融尊事熟稱為醇儒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不與論政曰此人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青州刺史

袁紹攻融乃犇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書屯田許下見操所以成霸業也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蠶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如瓦之無敵自破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

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按祗峻建許下之屯不過為曹備募資資○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

郭嘉諫操
害劉備

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

笑曰君得之矣詔以備為豫州牧言詔則見出于朝廷而非操所得用也惟詔烈有存漢之心綱目有予昭烈之意故其書遣東屯屬直隸徐州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袁漢茂才至是為布所留使作書罵

雅樂表愛民養士士多歸之乃立學校明經術命杜襲作樂欲庭觀之襲曰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不可表乃止時權臣擅命帝室將傾表兵強地廣不能出兵

丁丑二年正月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

劉表立學
校作雅樂

匡國方從事禮文之舉若平世然可謂不知務矣

劉表立學
校作雅樂

高祖知勝項羽

曹操十勝

問荀彧郭嘉論紹有十勝其詳可得聞欵

曹操用人惟才

曹操慮無不周

荀彧荐鍾繇以西事

可無憂

金尚能不為

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疆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疆

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

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公糾之以猛。此治勝也。紹

外寬內忌。所任擢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

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

名譽。公以至誠待人。不為虛美。此德勝也。紹恤人饑寒。其所不見。慮或不

及。公與四海接恩。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

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

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

如神。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慮紹侵擾關中。或曰。

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表

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術。借逆金尚能。不為所污。故術以讖言代漢。

者當塗高而已。名字應之。術字公路。亦邑中道。不知當塗高。遂有僭逆之

謀。聘處士張範。範使其弟承謝之。術謂張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

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

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

誰能興之。術不悅。至是僭號於壽春。欲以金尚為太尉。尚不許。而逃術殺

之。袁術初為南陽太守。天性驕肆。以符讖自矜。遂懷不軌。乃至竊 ○五月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

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

今與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如之危矣。布女在途。追還絕婚。布後

因陳登。珪之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

絕婚公路。術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俱美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

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

在德不在強

拔戟斫几

養虎當飽其肉

其肉

飢用飽去

連雞勢不俱棲

此吾樊噲

以金尚子瑋為郎中

楊公四世

清德楊公海內所瞻

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合兵並到動營勳等敗走殺傷殆盡○九月曹操擊袁術走破之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以金尚子瑋為郎中書今尚子何褒其死節之義以為世勸也○楊彪與紹為婚操惡之奏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楊震畏四知楊秉三不惑楊海內所瞻可以表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滿寵按彪獄乃曰楊彪考許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操即赦之

戊寅三年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操與劉備遇于梁荀攸勸操自擊布操圍

陳宮有志而遲

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

君子勇貴以義

天下固可

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布將縛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嘗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宮請死操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因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

蘓老泉曰

君子之勇貴乎以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能見生也觀呂布一匹夫御良馬馳域飛墜拔將斬虜其勇

固無比也然輕躁無謀去就無義既不能用人又不能為人用或負此而傾彼或攻彼而舍此暴橫驕陵眾共惡之而卒為曹操所擒也若使能用其勇擇主而事則天下固可圖矣

以劉備為左將軍備從操還許操表以○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接納之因加表封以紘為侍御史周瑜魯肅知表術無成遂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太史慈於甬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

寧識神亭音志神亭時邪與平二年策攻劉繇于曲阿時慈為繇將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

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會劉繇卒揚州士眾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

之并觀華子魚子魚華歆字也衆歆奉歆為王歆謝之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左右皆曰慈必

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果如期而慈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撫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巴邛四年三月袁紹攻公孫瓚圍之瓚自焚死○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

兵邀之史稱操厚遇備以為豫州牧綱目則書詔史稱表為左將軍綱目也故曰綱目於術既稱帝淫侈滋甚既而資實空虛不能自立乃遣使歸

義者無敵

廟美之策不在強弱

謂言操宜從有三

強本弱敵之利

劉表遣韓嵩詣許

帝號於袁紹紹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操遣備邀之復走壽春憤慨嘔血死

○袁紹益驕簡精兵欲攻許沮受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

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美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

精練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紹納郭圖言令圖等攻

操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在開封府中牟縣○實謂勸張繡降曹

操繡以為袁強曹弱又先與操有仇謂曰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

一也曹氏眾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德

于四海其宜從三也十一月繡率眾降操○曹操使衛覲鎮撫關中覲書

與荀彧曰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

黎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必競還又使司隸留滄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

高尺使人
之賊
韓嵩知君
臣之義

此萬全之
策

韓嵩守節

韓嵩不負
將軍
華子魚自
有名字

可勝誅哉若夫韓嵩特書其官者蓋美嵩能盡使時袁紹使人求助於表
人之賊知君臣之義不失官守而非以是予表也
表許之竟不至亦不援操韓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
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因將擇所宜從曹操賢用兵賢俊多歸之
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
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為我觀其覺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君
臣名定以死守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
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
加重思無為負嵩表強之嵩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
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為動徐曰
將軍負嵩高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孫策襲**廬江**太守陳勳取
之因循**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子魚華然非吾敵也卿便在前
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說之曰竊聞明府與**鄱**郡故王府君齊名謂前

中州常懷
瞻仰

華歆譚光
之譚

孫討逆智
畧超世

華歆葛巾
迎策

華歆無夷
皓韜觀之

風
華歆失匪
躬之節

魏功曹在
公不規

劉備起兵
討曹操

英雄惟使
君與操

太守王朗也元年中州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
孫策擊朗降之
童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鄱**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
稽譚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敬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今
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蚤為計悔莫及也歆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迎策
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向歆拜禮為上賓

孫盛曰歆既無夷皓蹈觀之風謂無伯夷四皓輩又失王臣匪躬之節

挽心交臂謂挽心於邪儒之說位奪節墮咎孰大焉

功曹魏騰忤孫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之曰汝新造江南
其事未集方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若汝今日殺之則
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于井中耳策大驚釋之○劉備
起兵**徐州**討曹操討賊重義綱目重以予人也操遣兵擊之初董承稱受
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

方食失七著

曹公自來未可知

董承親承密詔

范史立義頗精綱目持筆起義

劉備人傑

田豐李林擊地

羽表三約

東燭連旦

關羽刺顏良

操耳本初字紹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七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種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即沛縣屬徐州郡縣多叛操屬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尹遂昌

曹操劫遷天子以來天下已非漢有重承以元舅之尊親承未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載董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昭烈討操之舉朱子綱目特筆起義曰起兵徐州討曹操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誅亂臣賊子於千百載之下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明逆亂之徒終無以自立于天下其垂世教也大矣故予曰綱目脩而亂臣賊子懼

庚辰

五年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董承與備同被殺則曷為不書故而書殺書故是以討賊與承矣其不以討賊與承何操之入承為之也時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

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棄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呼遭難遇之時而以嬰死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音不禽關羽操使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雲長謂遼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在彼給養上下人等不許以到門二也知吾主去向不千里便當辭去三也如其不允吾必不降以明已志操從之封羽為漢壽亭侯時備妻甘糜二夫人亦為操所獲操欲亂其臣主之義使羽與二夫人共居一室羽避嫌疑秉燭立待天明備奔青州歸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名紹乃議攻許州今許進軍黎陽今濬縣屬直隸大名府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今滑縣屬直隸大名府曹操北救劉延顏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

沮授臨濟
與嘆

當者遂解百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臨濟嘆曰上盈其志

下矜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紹軍至延津南操陳輜重餌敵率將縱擊

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紹良將兩戰禽之紹軍奪氣按羽之報曹世多疑其非以為逃死青州

非雲長之主乎使羽殺良而紹殺備是假手於袁以滅其主也余以為不然方雲長之依曹也倦倦於三約之從其與玄德不啻弟昆骨肉也以操

之梟雄必逆料乎此而制其手足則雲長何由知玄德之在袁而紹之將即劉之將耶故其斬良也將以報曹也將以歸劉也尚論者蓋亦度其勢而諒其

心哉○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

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

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韓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

主勿追也

丁南湖曰

操之擒羽也禮之雖厚亦不過拜為偏將軍耳豈若劉璋之於昭烈而竭力以事之乎及羽殺顏良以報曹則無德不報乃羽之素志而昭烈之取劉璋也何羽無一言諫救耶豈羽忠厚之道

關羽報效
曹公
韓劉備於
袁軍
彼各為其
主

惟以自善而不以責君耶蓋操之小恩羽非誠意報之也畏威也求生也璋之大德備非遽爾忘之也急利也欺弱也雖然羽不報操則安得全生而歸漢備不取璋則安得立國而嗣漢苟有為漢之心則於昭烈君臣之事恕焉可也

孫策既定江東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刺客因

其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呼弟權代領其眾謂曰舉江東之眾決

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

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陽安郡都尉李通急錄戶調總欽朗陵長趙儼以書與荀彧曰今陽安

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國家宜垂慰撫而使

急歛綿絹何以勸善或即白操悉以綿絹還民郡內遂安○袁紹軍陽武

曹操分營堅壁以眾少糧盡欲還許或報曰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

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彼情見勢竭

是天下之
大機

是天下之
大機

孫權可與
共成大業
一方安危
之機

孫權可與
共成大業
一方安危
之機

用奇之時不可失

袁紹殺田

以拊手大笑諧

曹表所以與亡

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操乃堅壁持之，以輕兵襲破其屯。在故市鳥巢盡燔其糧穀，紹與八百騎渡河走，操追之不及。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恆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紹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志，吾不望生逢紀，復以聞敗，拊手大笑，諧之。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蘓東坡曰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于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乎。

以孫權為討虜將軍，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豫

周瑜存魯

魯肅諫王

髀裏肉生

兄弟左右手

曹操青孫權任子

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

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辛巳六年九月，曹操擊劉備於汝南。縣名，備奔荊州。劉表表聞備至，有出郊

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屬河南，備在荊州。數年，嘗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髀，音彼，股骨也。股外曰髀。今

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壬午七年，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五月，薨。紹有三子：譚、熙、尚。眾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自將軍屯黎陽，欲攻尚。譚別駕王修諫

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曹操青孫權任子猶言子權不受命，操下

書青權任子為督，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

豈與南面稱孤同公瑾議是

綱目與春秋異事同意

譚尚相攻

韓盧東郭遺田父

天下之難未息

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孫策字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曹操劫遷天子斷喪王室篡勢已成乃欲越江漢而責宣公平莒及郟莒人難矣綱目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其與春秋書是皆以疆大不能行之於弱小者也

癸未八年袁譚袁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屬河南汝寧府譚遣辛毗

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又與尚書曰青州指秦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

當先除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

反則是韓盧東郭按戰國策韓國有良犬名曰魏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

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群下多以為劉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

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

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

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乃許譚平平和也本初敗亡固不足道然幼子

如東郭韓盧相逐于山谷俾曹瞞得收田父之功噫此袁之所以卒底于滅亡也

甲申九年二月袁尚復攻譚四月曹操攻鄴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

入鄴自領冀州牧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

戊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乙酉十年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尚與熙俱奔遼西初熙為其將焦觸

張南所攻故出奔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皆袁尚曹別駕韓珩曰吾

受袁公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

所不能為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

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十二年操擊烏桓袁熙表

丁南湖曰表安盡忠帝廷平反楚獄仁心足以裕後故子孫累葉宰輔

蓋為善之報也然盛久必衰誕生紹術乘董卓之亂各竊茅

土紹乃剛狠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奚其不滅乎

卒珩志以厲事君

一座失色

卒珩志以

立大義

卒珩志以

曹操自領冀州牧足下意以為何如

一座失色

卒珩志以

立大義

卒珩志以

卒珩志以

荀悅志在
侍中
以荀悅為

荀悅四患
五政何如

重拱揖讓
而海內平

仲長統昌

十月以荀悅爽兄也為侍中時政歸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

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

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

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

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

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

踈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

氏傳躅以為漢紀二十篇辭約事詳論

丙戌十一年正月以仲長統為尚書郎統乃荀悅嘗著論曰昌言其畧曰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

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銜馬

口中勒以行馬者及繼體之時豪傑心絕士民志定貴有常家尊在一

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也乃犇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至

熬天下之膏脂斷生民之骨髓士崩瓦解一朝而去昔所為我哺乳之子

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耶存亾以

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丁亥十二年曹操北伐**烏桓**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

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

乎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備之業定于隆中終綱目

書見賢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襄陽春秋楚邑今荆襄二郡之

一而已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備在

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

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

天道常然之大數

劉備說表以襲許

事會豈有終極

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

定于隆中

孔明自比管仲

識時務在俊傑

伏龍鳳雛

孔明卧龍

此人不可

屈致

劉備三顧

孔明

江東國險

民附

可與為援

而不可圖

荆州用武

之地

天所以資

將軍

益州天府

之地

將軍信義

著于四海

劉備孔明

統魚水

司馬徽有

知人之鑑

三代人才

之盛

巍然三代

之佐

孔明亞于

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與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也失脚貌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沔水入江與利盡南海東連吳會今蘇州西通巴蜀各二郡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財物所聚曰府言益備瞻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嚴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名統龍德為鳳雛德操司馬徽字為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明為卧龍士元

名統龍德公從子

為鳳雛德操司馬徽字

為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胡致堂曰

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蘓子以為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于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為子房此可為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于曹操世多未論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為急務曹操下荆州所得者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為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君遂昌曰

當漢之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期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稿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

彪炳顯著

托身不可
以非所
孔明声大
義于天下

翊扶正統
之志如日
星

孔明出處
之正

曹操自為
丞相

琰玠並典
選奉

奉用皆清
正之士

士以廉節
自勵

天下人人
自治

可馬懿非
朗所及

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歡
則聲大義于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是豈區區一
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朱子筆之曰劉備見諸葛亮
于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
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

戊子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操自欲尊異不肯復使人

中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琰

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直之士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

吾復何為哉懿少聰明多大略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

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即日就職○操殺大

中大夫孔融夷其族自古篡奪之賊必先去其所憚之人融故操之所憚

而不去融志大才高名重海內動譏侮曹操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

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却慮與融有隙潛之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

後漢書曰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
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嬰有紆盜齊之望田成子弑齊君而盜其國若夫

文舉高志

直情文舉字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遷漢之迹

比質可也

已豈有負園字劉委屈可以每也其生哉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琨王秋霜

蘓東坡曰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
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又曰文

舉以英偉冠世之資

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
操陰賊險狠特兇域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

之常也

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取

娶音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

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

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
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宋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

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

江夏

重耳居外
而安

升樓去梯

琦與亮謀
自安之術

人中龍

大論高
慨然有烈
丈夫之風

比質

琨王秋霜

孔融名重
海內

顏回復生

文舉高志
直情

比質可也

蘓東坡曰

舉以英偉冠世之資

之常也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取

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

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

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宋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

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

江夏

逆順有大

劉備不忍取荆州

濟大事者以人為本

玄德終濟大業

玄德終濟大業

太守及曹操擊表會表卒琮為嗣蒯越等曰逆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勢以

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願將軍自料何如

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在襄陽城聞琮已降操而操兵已

在宛矣備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危亡託

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備將其眾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北到當

陽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

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

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

曹操以江陵軍實悉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五千往追之一日一夜

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今屬荆門州備乃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

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

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從此遂別遂詣

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飛字也可來共決死操兵

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

口○曹操進軍江陵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操以

定荆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徐庶辭劉備

以此方寸地

據水斷橋

曹操不存錄張松

曹操自驕伐而天下三分

此帝王之資

魯肅說權共治曹操

魯肅說權共治曹操

魯肅說權共治曹操

魯肅說權共治曹操

魯肅說權共治曹操

魯肅說權共治曹操

口在江夏郡鄂縣

丁南湖曰

魯肅與諸葛亮雖人品不同然孫權初見肅與劉備初見亮其交歡而問計一也肅說權結劉備治曹操與亮勸備取荆益結孫權其為謀亦一也既乃治操於赤壁而吳之霸業駸駸日就矣陳壽志三國稱其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良有以也惜乎肅之早喪而不獲享權之報也噫

孫劉合兵拒操

英雄無用武之地

十月冬曹操兵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戰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綱目乃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於外則亦未必成時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備為豫州刺史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

劉豫州英才蓋世

非豫州莫可當曹操

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鼎足之勢成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曹操遺孫權書

能何不北面而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橫故齊王弟不肯降漢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春秋時謂之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縞之精白者曰縞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謂魯縞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敗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旄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長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

魯肅獨不言

魯肅勸權

周瑜決策

拒曹操

託名漢相

實漢賊

數者用兵

之患

此天以君

授孤

接刀所案

我共之矣。且衆寡不敵，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知其意，問之。肅密言於

權曰：向察衆人之議，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至，番陽肅勸權

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

用，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

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

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

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

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

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

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因撫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贊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

邏吏候望權軍。邏吏見瑜船，馳往白備。備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

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

之進與操遇於赤壁。赤壁山名在蒲圻縣西，為林。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

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

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蒙衝戰船也。

船字與蒙衝通，釋名上下重。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

急，蓋以十艦最著，遂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

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

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按赤壁之戰，利於發火，而遇東南風，然風

向使轉而西北，則瑜蓋之謀，適以自焚矣。吳越斯戰也，而遇斯風也，乃知

操之逆天而天之禍操也。故睢水之風，滯沱之水，皆助高光之大順，而此

一風揚航，竟使老瞞喪長驅之膽。瑜等率輕騎繼其後，北軍大壞，操引兵

此自足用

黃蓋計燒

操船

劉備大破

曹兵於赤

壁

問孫劉赤

壁之戰何

如

大半操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引軍北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渡江屯

北岸與仁相拒

胡致堂曰

玄德寓據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

此固草廬所以語先主英雄俊傑識天象

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因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荆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禽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於荊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蘓東坡曰

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

問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何如魏武長於料事劉備行蓋世之才孫權勇而有謀

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孫權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魏武乃重發於劉備

孫權可以計取

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李舜臣曰

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為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長驅數十萬眾而下江陵，日中已無吳越尚

赤壁之戰為之張本一荊州而繫三雄荊州為餌而漁天下荆川富吳蜀之衝不肯越荆襄以向中原孫劉縱敵以爭荊州

賴江東諸將忠奮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併力，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曹操小字視江東君相，倘能乘此之銳，蹶彼之因而併力中原，則彼眾可盡得，而操可生虜。惜夫孫劉不知出此也。關羽、周瑜雜處南郡，劉豫州亦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荊州，而縱曹操於河內。則是曹操以荊州為餌，而漁天下也。且荊州吳蜀之衝，孫劉於此而爭之固也。然孫劉當爭於赤壁未戰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柰何赤壁既勝，終不肯越荆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一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為者哉？如此，然後知赤壁之後，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土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

降之。四郡俱屬胡廣道。

孫權表劉備領荊州

稱幹說周瑜

所笑終無

周瑜雅量

高致

賞音足知雅曲

天下人才德各殊

才德不可以一節取

已丑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時周瑜屯據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

領之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

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初曹操密遣蔣幹往說周瑜幹乃

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幹良苦遠涉江湖為

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

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

福共之假使蘓張皆游說士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

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按曹公問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

氏作說客幹徐曰造開動也乃遣蔣幹說瑜瑜迎之謂其為曹

瑜曰吾雖不及蘓曠叙開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

善之意公瑾之雅量高致誠出塵寰表矣善乎蘓子瞻有言曹孟德所用

者為人後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終不免怒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上哉

庚寅十五年春操下令求才初掾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

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

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裘敝壞者謂之蕪潔時

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

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乃

下令求才有曰二三子佐我明揚側○十二月操讓還三縣書讓說操下

令曰孤始於譙今直隸東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

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欲為國家討賊立功

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起

義兵後領兗州破黃巾討袁術摧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

之貴已極意望過矣或見孤疆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

耿耿心解之間曰肝然存不能忘之貌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肝鬲也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今讓還三縣讓陽夏拓苦三縣戶二以分損謗

立教現俗

貴處中庸

曹操自陳

功伐

待天下清

乃出

此言皆肝

鬲之要

慕虛名而

處實禍

曹操讓還

三縣

議少城孤之責也

胡致堂曰

曹公墓道之題乃其本志厥後以時益擾攘功名顯著旁無
軋已者遂萌僭奪之心亦勢固然也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四
海九州號令其七生殺封拜皆由已出其利大矣乃上還三縣謂可損
專兵之謗城不遜之責一何愚弄衆聽之甚哉齊晉伯王有尊王室攘
夷狄之功亦有僭禮樂擅征伐之罪以春秋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
論而罪惡大矣

劉備求都督荆州

蛟龍滄雲

雨

智謀之士

所見畧同

孔明亦慮

此

北方可也

時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
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梟水蟲似蛇四足而能害人者雄之姿而
有關羽張飛能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
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
其意亦慮此也○周瑜詣京見權乞與奮威權從弟孫瑜俱進取蜀而併張魯
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超據關中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城操北方

周瑜若魯

肅自代

寄寓有以

養虎

魯肅臨事

不苟

公瑾王佐

之資

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道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
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
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時年三十六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
今忽短命孤何賴哉魯肅考瑜與孫策分配二喬國色而策先卒瑜又精於音察每以三爵之後較平歌曲則其死也殆聲色之所致矣

丁南湖曰

孟德蓋世英雄氣吞宇宙瑜以一年少而能困之豈非陳壽
所謂奇才者乎若假之年則操之雌雄未可必也而竟以歿

飲醪不齊

自醉

孫權以荆

州借劉備

孫權勸呂

蒙統學

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
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醇醪美酒也○權以魯肅代
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初孫權謂呂蒙
曰卿今當塗道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
博士邪但當涉獵泛覽流視如涉水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

請善言大有
所益
才畧非復
吳下阿蒙
刮目相待

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
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語辭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交而別

大哉學之
為益

胡致堂曰

三國之主權為下全吳之臣蒙在第三四關皆以學而自進大哉學之為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得師其成就何止如是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詭玩於辭藻而所學遂成無用之具矣

劉備以死
統為治中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初備以統守東陽今屬令在縣不治免官魯

統士元非
百里才

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漢制治中從事

當展驥足
駕

始當展其驥足耳如馬馮大略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言譚大器

龐統南川
之冠冕

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按統為德公之從子為孔明司馬微

唐荆川曰

龐統之見擢有四美存焉昭烈急於用賢故魯肅雖敵國之臣亦惟其言之是聽是美在昭烈也魯肅以人才為恤而不

以敵國為嫌是美在魯肅也孔明薦引以進而與同升諸公是美在孔明也龐統不負所舉乃忠言妙筭以取四州而輔成漢業是美在龐統也

曹操自將
擊馬超

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不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丞相副前

韓遂請于
操相見

操之專細於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操留子不守鄠今臨

語移時不
及軍節

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觀者前後重沓操笑曰爾欲觀曹公邪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能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操

曹公多利

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郡而還諸將問曰初賊

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馬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

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

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

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度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

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法正為劉璋

軍議校尉。璋不能用。邑邑。本作悒悒。不安貌。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劉璋不足。以有為勸璋結劉備以討張魯。魯即五斗米賊。以璋曰。鬼神惑衆。處漢中。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畧。密議

秦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曹操遣繇討張魯。璋懼。松因說曰。曹操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

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諫璋不聽。法正至。荆州陰說備取益州。備

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

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

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

等守荆州。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音浮。縣名。今綿州。璋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

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縣名。未即討魯。厚施恩德。以收衆心。

壬辰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替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

外有強敵。將軍為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圖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

權時之宜。今天下畧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間。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九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

不願將軍之行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說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孫權徙治建業。初張紘以秣陵山川

程昱善處人父子之間。軍事有專無請。昱曰。九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之行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說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孫權徙治建業。初張紘以秣陵山川

嚴顏拊心。與嘆。坐山放虎。自衛。厚樹恩德。收衆心。程昱奏。降賊。將軍為天下之鎮。程昱善處人父子之間。軍事有專無請。昱曰。九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之行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說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孫權徙治建業。初張紘以秣陵山川

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孫權徙治建業。初張紘以秣陵山川

修德政以比隆盛世

明君求賢如飢渴
斷恩以義董昭勸加九錫

君子愛人以德

荀彧死於室

問荀彧死於室何如

荀彧有殺身成仁之美

荀文若才似子房

荀彧劉穆之宋齊丘之比

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今直隸應天府徙治

秣陵今應天府上元江寧二縣是其地也昔楚威王因此地王氣埋金以鎮之名曰金陵秦始皇亦以王氣為秣陵今應天府上元江寧二縣是其地也昔楚威王因此地王氣埋金以鎮之名曰金陵秦始皇亦以王氣為改金陵曰秣陵以抑○七月權長史張紘卒時紘還吳道病授子靖留

之我明皇祖定鼎於此

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

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

故與治道相反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

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

而以義斷恩也權省書為之流涕○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濡須侍中光

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

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虧德樂保名節然

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

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為曹公本與義兵以匡朝寧

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

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參丞相軍事曹軍向濡須水名在廬州府巢縣彧

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卒彧行義脩整而有智謀

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楊龜山曰曹操挾主威以利天下已久雖庸人知之而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

豈誠有忠貞之節抑欲以晚節蓋之與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

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

不軌是猶揚瀾潰隄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芟障之尚可乎由

前則不知由後則不仁求免亂臣之名難矣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

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若彧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

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

朱子曰

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為得其情夫之實無復改評矣及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

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或乃唐衡之壻則或之失其本心久矣。**杜牧曰**或之勸操取兗則比高光迎帝則比晉文及官渡不令還許則亦比漢楚而大順大畧等語皆仗漢執言於篡取之詭策及至事畢功就乃欲邀名於漢代警之教盜穴墻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

孔子獨稱管仲之功

溫公曰

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蓋以非桓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群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或舍魏武將誰事哉。或佐魏武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或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

荀彧豈在管仲下荀彧仁居管仲之先

胡致堂曰

操自起兵惟有奉迎獻帝出於危迫謂一時之功可也其事雖順其情則逆自餘東征西伐擒呂布破袁紹下荊州定關中皆關土討貳以自封殖何與於漢哉而司馬氏稱荀彧佐操其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威抑戎狄事周室仗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孔子以為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豈嘗陵迫君父弑

曹操五伯罪人

天下毋如操所為乎。五霸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霸之罪人也。功非扶

綱目不得為備隱

十二月劉備據涪城

袁術書據南陽曹操書據兗州皆罪之也。備書據何傳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綱目於是不得為

成都三計

備隱時備在葭萌

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

二子喜必來見

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擁疆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

備然中計

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

此中計也。還退百帝城名在連引荊州徐返圖

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會操攻吳吳呼備自救備貽書璋求益兵及資糧璋皆少給之。備激怒其眾曰吾為益

州討強敵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死戰乎。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并其兵

進據涪城

或曰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宋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

昭烈經權俱失

善用權者
正不如此
二者初非
二物

出於竊盜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方正學曰

司馬微以孔明死。統並稱。吾竊有疑焉。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所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乘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士民順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也。然則統豈孔明比哉。

癸巳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在巢縣號步騎四十萬。攻權。權率七萬。

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楫罷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

劉景升。表兒子豚犬耳。操撤軍還。○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九錫

自莽始書於是。再見然莽書加安漢公莽九錫。則命猶自上出也。至操書自則又甚於莽矣。○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

稷。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名紀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

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

笞法。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

操欲復肉刑
死刑可加
於仁恩
名輕而實

時人皆服
其清

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盜者刖其足。則未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今以答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惟鍾繇與群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乃止。○操郎中令袁渙得賞賜之物。皆散之家。無所儲。時人皆服其清。

甲午十九年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

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飛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

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

為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捷為飛定巴西。德陽。江陽捷為巴西。德陽皆縣名。龐統

中流矢卒。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進圍成都。時劉璋城中

尚有精兵三萬餘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

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于公安。屬荆州府。盡歸其

我州無降
將軍
張飛釋
顏

劉備領益州牧

財物備領益州牧按昭烈不能興漢之宗者自取益州始昭烈非有一民之及乎虜璋而據其位由是魯肅得以誦讓關羽孫權得以分裂荆州而昭烈之聲威損矣此功名之心勝而不知道術故也

蘓東坡曰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且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用劉表之喪昭烈在荆州孔明欲殺其孤昭烈不忍也其後劉璋以禮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其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操之能所恃以勝之者獨其區區之忠義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孔明遷劉璋既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

葉季巖曰

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有攻劉璋之事何耶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抗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為有義吾竊以為不然昭烈之取劉璋正所以為義也方董卓之亂雄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為

劉備取劉璋何如

昭烈以信義聞天下

取璋正所以為義

王鳳洲曰

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罪愚以為不然劉焉者雖帝宗室也而不臣嘗為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初何傷乎且是時荆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以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為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遷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宜者也

新野

備之自新野也荆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詣魏公操諸葛亮

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

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

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巴為西

荆楚徙之如雲

放虎於山林

林

郡縣均呈風
景附
曹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景讀曰影言服從如影之隨身也獨黃權閉城堅守。頃璋

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

美璠皆棄。劉巴宿昔所忌。恨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教

勸益州之民。是以太和。○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其事。定府庫百物。孤

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舍干戈。趨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

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

府庫充實。○法正一殮之德。睚眦睚與眼眦目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

法正大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

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柰何禁

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嘆者。

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

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

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

漸以陵替。尊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

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蔡虛齋曰。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幸。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

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况昭烈寬仁大度。而吾不

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

以義。不猶疾徐其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

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初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廣都縣屬成都府長令也備嘗遊觀。方至廣都。見琬衆

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

劉備備用
西土資士
有志之士
競勸

劉備鑄直
百錢

諸葛亮不
禁法正

孝直為之
輔翼

翻翔不可
復制

諸葛亮以
嚴治蜀

恩威並濟

為治之要

於斯而著

疾徐其苦
之相成

蔣琬社稷
之器

世史卷之十五

蜀書

卷之十五

蔣琬

傳

第五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將宛非百里之才
為政以安民為本
採春華而忘秋矣

二荀之進善去惡

二荀論人久而益信

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少子植守鄴。以刑顯為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撓屈。由是不合。庶子劉禎、美文、辭、植親愛之。禎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魏荀攸卒。綱目前書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此書魏荀攸於漢而賤之也於魏而斥之也於魏而斥之也於魏而斥之也於魏而斥之也其心於魏而斥之也。詞雖異而意則同。攸深密有智，防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荀彧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荀攸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帝自許都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若伏后典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世操使和慮持節策收皇后，至後尚書令華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和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願謂慮曰：卿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按操之戕害國母，其凶逆不在莽、卓下，而華歆之黨逆至于壞戶發壁，非萬世名教之罪人哉。

乙未二十一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初劉備在荊州周瑜數勸

劉備不許孫權取益州

被髮入山

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孫劉分荆

魯肅責羽取益州

允夫所不忍行

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備與璋託為宗室，翼憑英靈，以匡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瑜率水軍住夏口。在湖廣武昌府備過之，不得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孫權劉備分荊州時，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殺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備遣關羽爭之。權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屬湖廣長沙府以拒羽。魯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曰：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飾情隆好，今已藉手西川。又欲剪并荆土，斯蓋允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操將攻漢中。今屬陝西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亮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

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七月魏公操自擊張魯魯奔

南山即南鄭操入南鄭今屬陝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

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

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

此曹操引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遂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

光武語也

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其輕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

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

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

操問曄曰今可擊不讀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張郃徐

晃等守漢中○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作與

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謂僉署於教函之外邊也曰賊至乃發及是孫

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啓教張遼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

入至麾下權大驚走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

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自前

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十一月張魯出降以為鎮南將

軍封其屬閻圃為列侯習鑿齒曰閻圃諫魯勿王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

丙申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進爵為王後遂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胡

曰操節次自遷勢日以逼設使未死則奉帝為山陽公不待丕而自為矣

丁酉二十二年魏王孫擊孫權權降操北還將軍周泰督濡須諸將以泰

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飲命泰解衣手指其瘡痕問之因把其臂流涕曰

幼平周泰字卿為孤兄弟戰被創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

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初操主四子丕

以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愛之欲以為嗣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

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不為五官仁孝聰敏宜承正統琰

崔琰露版

春親王

春秋立子

以長

仁孝聰敏

宜承正統

琰

以泰

以兵馬

之重乎

諸將乃服

十月魏

以世子

丕為王

太子

初操

以函密

訪於外

尚書

崔琰

露版

答曰

春秋

之義

立子

以長

五官

將

仁孝

聰敏

宜承

正統

琰

以泰

以兵

馬之

重乎

諸將

乃服

十月

魏

以世

子丕

為王

太子

初操

以函

密訪

於外

尚書

崔琰

露版

答曰

春秋

之義

立子

以長

五官

將

仁孝

聰敏

宜承

正統

琰

以泰

以兵

馬之

重乎

諸將

乃服

十月

魏

以世

子丕

為王

太子

初操

以函

密訪

於外

尚書

崔琰

露版

答曰

春秋

之義

立子

以長

五官

將

仁孝

聰敏

宜承

正統

琰

以泰

以兵

馬之

重乎

諸將

乃服

十月

魏

以世

子丕

為王

太子

初操

以函

密訪

於外

尚書

崔琰

露版

答曰

春秋

之義

立子

以長

五官

將

仁孝

聰敏

宜承

正統

琰

以泰

以兵

馬之

重乎

諸將

乃服

十月

魏

以世

子丕

為王

太子

初操

以函

密訪

於外

尚書

崔琰

露版

答曰

春秋

之義

立子

以長

五官

將

仁孝

聰敏

宜承

正統

琰

以泰

以兵

馬之

重乎

諸將

乃服

十月

魏

以世

子丕

為王

太子

初操

以函

密訪

於外

尚書

崔琰

露版

答曰

春秋

之義

立子

以長

五官

將

仁孝

聰敏

宜承

正統

琰

以泰

以兵

馬之

重乎

諸將

乃服

十月

魏

以世

子丕

為王

太子

初操

以函

密訪

於外

尚書

崔琰

露版

答曰

春秋

之義

立子

以長

五官

將

仁孝

聰敏

宜承

正統

琰

以泰

以兵

馬之

重乎

諸將

乃服

十月

魏

以世

子丕

為王

太子

初操

以函

密訪

於外

尚書

崔琰

露版

答曰

春秋

之義

立子

以長

五官

將

仁孝

聰敏

宜承

正統

琰

以泰

以兵

馬之

重乎

諸將

乃服

十月

魏

以世

子丕

為王

太子

初操

以函

密訪

於外

尚書

崔琰

露版

答曰

春秋

之義

立子

以長

五官

將

仁孝

聰敏

宜承

正統

琰

以泰

以兵

馬之

重乎

諸將

乃服

十月

魏

以世

子丕

為王

太子

初操

以函

密訪

於外

尚書

崔琰

露版

答曰

春秋

之義

立子

以長

五官

將

仁孝

聰敏

宜承

正統

琰

以泰

以兵

馬之

重乎

諸將

乃服

曹丕問賈翊自固之術

賈翊默太

不對

劉父子

辛君知我

喜不

太子代君

主宗廟社

稷

以不懼

宜戚宜懼

法正勸備

取漢中

漢中益州

咽喉

北家門之

禍

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大中大夫賈翊以自固之術。翊曰：願將軍恢崇德度

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翊，翊默然不

對。操問其故，翊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翊曰：思袁本初、劉景

升父子也。操大笑，丕既立，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

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

可以不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

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淵、邵屯守，身遽北還，今秉

淵、邵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

漢中。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絕馬鳴閣道。在昭化

縣北。晃擊破之，急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

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

表洪領蜀郡太守。○初，捷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捷為而洪已

為蜀郡太守。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

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

呂蒙代之。初，權以嚴峻代肅督兵鎮益陸口。峻固辭，以朴素書生不閑軍事

權乃以呂蒙代之。蒙喜峻能以實謀。○權遣陸遜討丹陽郡山越平之。山

越既平，遜屯無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在取人民，遜後詣都，稱式佳吏

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毀式以

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戊戌二十三年正月，少府耿紀、司直常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少府

非貴大臣也，而能起兵綱目所深予也。時有金襴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

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接劉備，不克而死。錄此使大義不

已亥二十四年三月，魏王操自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

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

諸葛亮能

盡時人之

器用

嚴峻能以

實謀

陸遜稱式

佳吏

式意欲養

民

此誠長者

之事

曹晃起兵

討操

金襴與紀

晃起兵

我必有漢

川

矣

乃歛衆拒險

終不交鋒

運米北山下

黃忠引兵欲取之

過期不

交鋒

運米北山下

黃忠引兵欲取之

過期不

交鋒

運米北山下

黃忠引兵欲取之

過期不

交鋒

運米北山下

黃忠引兵欲取之

過期不

交鋒

子龍一身
都是胆

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
聞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
雲播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而死者
甚衆。備明日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還長安。
劉備遂有漢中。○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
正為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遺，司馬費詩即投羽印綬。
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親舊，陳韓後附，班最在上，未聞蕭
曹以此為怨。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君侯不宜計位號之高下也。僕相為惜
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乃即受拜。○關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城。
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城。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
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船攻之，龐德被獲，不屈。羽殺之。禁等窮迫，遂降。自

王胡廣襄
城北

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城

樊城

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

關羽威震
華夏
于禁不及
龐德

孫作答教
十條

魯肅勸權
托輯關羽

呂蒙勸秦
關羽

孫權求婚
關羽

許以南，往往遙應。羽威震華夏，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
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言於操曰：
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
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魏王操殺丞相主簿楊脩，初楊脩丁儀
謀立曹植為嗣，不患之後，植以驕縱見疎，脩每就植慮事，忖度操意，豫作
答教十條，敕門下隨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末，遂
收殺之。○十一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關羽走還，權邀斬之。綱目於呂
陵而書權使潘璋殺關羽而書權邀斬之，所以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
歸罪於權，著其无羽漢之心而助操之惡也。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魯肅屯陸口，以為羽
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羽君臣於其詐
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於守也。
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婚。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

羽 呂蒙亦秦朗

陸遜意思

深長

陸遜才堪

負重

陸遜終可

大任

白衣搖櫓

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
 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徹備兵盡赴襄陽然後大軍浮江晝夜馳
 上襲其空虛則諸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馳檄召蒙還蒙至
 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
 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宜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
 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
 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陳其可禽之要
 權遂發兵襲羽令呂蒙為大都督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艤艫中船名音
 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
 聞知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初曹
 曹仁使于禁屯樊比閔羽操將攻降囚之江陵今蒙釋之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
 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大將軍旗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誤

呂蒙集 荆州

荆州

孫權定荆州

王相皆有

費

小人舞智

不足取

呂蒙失同

仇之義

官鑿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盡滅斬之於是軍中震慄
 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而吏士無鬪心羽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
 信使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至書示
 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羽
 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在湖廣當因遁走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
 之遂定荆州朱子云學者但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
 罪如何先主總整頓得起時便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年二十四權哀痛殊
 與壞倒如襲殺關羽之類是也

胡致堂曰

先主失荆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數千里出軍
 而不置謀主是時法孝直龐士元俱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
 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匿兵為商
 賈行潛取荆州而破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
 而剪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王鳳洲曰關羽之失荆州人以為羽之失余以為非羽之失而昭烈之

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為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羽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荆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荆襄為羽聲援羽進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可以有所就而不懷敵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泰山矣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

唐荆川曰關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

信至於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其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為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身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懾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

荆襄為兩北咽喉

或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潘室陳氏曰江陵屬荆州武侯首陳取荆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孫權以潘濬為治中荆州軍事一以諮之從事樊由誘道諸夷西附漢中

外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能弄

唇吻而實無才畧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

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按侏儒短人節謂服飾言不必見全身權即遣濬將

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周瑜雄烈

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寡儔子敬魯肅因公瑾致達於孤孤

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

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咨問所宜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

侏儒觀一節之驗

孫權論周喻等得失

一見便及帝之大畧

世之八頁

一短二長 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

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北方鄧禹也子明蒙

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

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

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令行禁止其法亦美矣○曹操表孫權

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

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陳群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

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

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唐肅比方

帝王之起

皆有驅除

孫權稱臣

於操

是兒欲踞

吾著炉火

上

吾為周文

王

教化國家

急務

風俗天下

光武明章

之遺化

魏武猶畏

抑名義而自

少時孤謂不辭劇易謂艱與果敢有唐而已及身長太子問開益壽畧

字

胡致堂曰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語文王矣無是三者則一

有智謀能用人善攻戰而無道不義篡漢之賊耳乃敢以文王自方耶

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

成于下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佞

用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義

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致

治雖濁而風俗不衰忠義奮發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亦光武明

章之遺化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姦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

之怒於是向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

廟丘墟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

之暴矣強仇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

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愚謂操果有畏名義之心則必不殺伏

惟旗出入警蹕以借擬人主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胡致堂曰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

文王道德

精微

有是三者

可以語文

王

曹操知人

善察

難眩以偽

識拔奇才

不拘微賤

隨能任使

皆獲其用

與敵對陣

意思安閑

難眩以偽

識拔奇才

不拘微賤

唐肅比方

帝王之起

皆有驅除

孫權稱臣

於操

是兒欲踞

吾著炉火

上

吾為周文

王

教化國家

急務

風俗天下

光武明章

之遺化

魏武猶畏

抑名義而自

少時孤謂不辭劇易謂艱與果敢有唐而已及身長太子問開益壽畧

字

胡致堂曰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語文王矣無是三者則一

有智謀能用人善攻戰而無道不義篡漢之賊耳乃敢以文王自方耶

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

成于下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佞

用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義

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致

治雖濁而風俗不衰忠義奮發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亦光武明

章之遺化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姦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

之怒於是向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

廟丘墟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

之暴矣強仇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

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愚謂操果有畏名義之心則必不殺伏

惟旗出入警蹕以借擬人主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胡致堂曰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

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亦與用法峻意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群雄幾乎海內至是薨太子丕及王后令即王位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

温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乃理會武帝遺令也世謂謂公曰遺令之意如何

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如何

此乃操之微意

分香賣履

歷千百年無人識得

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夫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圓枕曹操在軍中木嘗睡常以員木為警枕睡熟則欲飲則覺無警動之虞矣嗽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

王鳳洲曰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而為魏矣既陰奪而陽卻之欲以臣終何其巧也然而天下莫心與也后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

篡嗚呼篡矣當漢獻時董李肇巖拉然土崩海內之欲所欲為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曷不脩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推陷廓清而無亡漢也則漢人之心固厭漢德魏也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狼其嗜狐其態屠僂忠舊教廢儀節至於弑后辱主而復已噫又何拙哉

魏立九品官人之法

魏置州郡中正

直刺史

初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六月以賈逵為豫州刺史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逮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今長史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與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直刺史矣賜爵關內侯○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綱目直書稱帝廢主至於傳禪之說絕不復舉其有補於名教大矣○中即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魏群臣因表勸丕篡位帝乃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王即帝位改元黃初

大赦奉漢帝為山陽公○山陽故城在河南懷慶府脩武縣西北

追尊父操曰武皇帝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蔣濟

還朝不問以所見聞對曰但聞亡國之語耳丕忿然問其故濟具以答因

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丕即追取前詔又辛毗

諫丕毋從冀州士卒實河南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

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不答入內毗遂引其裾諫

不徒一半以實之

威福書之明誠

所言乃社稷之慮

辛毗引裾

舜禹之事吾知之

丘瓊山曰

嗚呼此後世權奸逼君篡國之始曹操睥睨神器非一日矣

丕叢故智以成其志故假禪代之名以文飾其惡謂其下曰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所謂知者謂知禪遜之事也

不知舜之事堯禹之事舜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乎

漢帝之所以禪與其位者亦猶堯舜之承天意以與賢乎

意已實奪之而謂之禪將誰欺乎自丕為此舉世之權奸欺人孤寡以權奪其國家者接迹天下

丕之父子非獨漢世罪人乃千萬世名教罪人也

歷年圖曰

新室之末民心思漢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光武

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

敵使海內幡然變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

而散皆希世奇功也至於首取卓茂以為太傅戒馮異安集關中不務

戰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畧矣及天下已定偃武脩文興

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

廉耻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

骨鯁忠烈之臣忘身而殉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

至于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銅英俊賊虐忠正嬖倖之黨中外盤結鬻獄

賣官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外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

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卓貪復殘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

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光武希世奇力
光武有帝王姿容
東漢之風
建武永平之遺烈

右東漢起光武乙酉終孝獻即孝愍庚子十三帝一百九十六年自乙酉至洪武戊申一千三百四十四年計二十二甲子零二十四年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五終

國

